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刊物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 (CSSCI) 来源集刊

藏学学刊

བོད་རིག་པའི་དུས་དེབ།

JOURNAL OF
TIBETOLOGY

总第 24 辑

2021(1)

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 编

中国藏学出版社

བོད་རིག་པའི་རྒྱུ་རྩུབ།
藏 学 学 刊
Journal of Tibetology

主编 霍巍 石硕
常务副主编 张长虹

编辑委员会

(以姓氏拼音为序)

主席 巴桑旺堆(西藏自治区社会科学院)

委员 才让太(中央民族大学)

霍 巍(四川大学)

石 硕(四川大学)

沈卫荣(清华大学)

熊文彬(四川大学)

张 云(中国藏学研究中心)

多吉旺秋(德国汉堡大学)

范德康(美国哈佛大学)

马休·凯普斯坦(法国巴黎高等研究实践学院、
美国芝加哥大学)

滕华睿(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

谢 萧(法国巴黎高等研究实践学院)

编辑 陈 波 嘎尔让 华青道尔杰(张延清)

许渊钦 杨清凡 玉珠措姆(金红梅)

张长虹

编务 孙昭亮

བོད་རིག་པའི་རྒྱུ་རྩུབ།
藏 学 学 刊
Journal of Tibetology

Editors-in-chief Huo Wei, Shi Shuo
Deputy Editor-in-chief Zhang Changhong

Editorial Board Pasang Wangdu (*Chair, Tibetan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 China*)
Tsering Thar (*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
Huo Wei (*Sichuan University, China*)
Shi Shuo (*Sichuan University, China*)
Shen Weirong (*Tsinghua University, China*)
Xiong Wenbin (*Sichuan University, China*)
Zhang Yun (*China Tibetology Research Center*)

Dorji Wangchuk (*Hamburg University, Germany*)
van der Kuijp, Leonard W. J. (*Harvard University, U.S.A.*)
Kapstein, Matthew T. (*École Pratique des Hautes Études, France; University of Chicago, U.S.A.*)
Tuttle, Gray (*Columbia University, U.S.A.*)
Scherrer-Schaub, Cristina A. (*École Pratique des Hautes Études, France*)

Editors Chen Bo, Gaerrang,
Pelchan Dorje (*Zhang Yanqing*),
Xu Yuanqin, Yang Qingfan,
Yudru Tsomu (*Jin Hongmei*), Zhang Changhong

Editorial Assistant Sun Zhaoliang

目 录

敦煌藏文文书 P.t.1077《都督为女奴事诉状》研究	陆离 / 1
英、法所藏敦煌古藏文中观文献分类及其特点研究	仁青吉 / 17
吐蕃时期《维摩诘所说经》汉藏译本对比	杨本加 / 32
拉萨小昭寺源流考	刘凤强 / 44
从夏扎·旺秋杰布的《桑耶寺志》探析桑耶寺修缮的历史	龙珠多杰 崔宇 / 55
十力吉祥友及其《有为无为抉择》的时代简注（英文）.....	范德康 / 67
拶也阿难捺和贡却僧格生平考补（英文）	聂鸿音 / 74
雍增·益希坚赞所造《一世班禅大师克主杰传记》译考	夏吾李加 还格吉 / 86
有关班禅世系研究的概述	李若虹 / 126
宝相楼一楼明间唐卡研究	文明 / 148
西藏牦牛博物馆馆藏铁柄牦牛纹铜镜及相关问题考	薛江 / 173
新发现的清代噶伦索康·斯觉次旦传记写本考述	永中久美 / 190

《卫藏图识》作者、材料来源及文献价值考述	杨学东 / 205
19 世纪中叶法国巴黎外方会早期进藏活动史考	刘瑞云 孙蕊 / 216
对几种外文藏文教材的评介——兼论古典藏文教学	马洲洋 / 243

译文

吐蕃王室世系、王位继承以及政治联姻研究

..... [美] 杜晓峰 著、张旭 武显云 译、杨铭 校 / 271

吐蕃禅宗：一个遗失传统的发现

..... [英] 沙木·冯·谢克 著、牛宏 寇金花 译、张长虹 校 / 288

斯比提岩画概述

..... [美] 约翰·文森特·贝勒扎 著、永保藏 译 / 307

嵌史入石——拉达克早期佛教石刻艺术

..... [德] 平措多杰 著、张中亚 译 / 332

摘 要 / 355

Table of Contents

A Study of Dunhuang Manuscript P.t. 1077: A Statement of the Claim Concerning To tog's Female Slave <i>LU Li</i>	1
A Discussion of the Classification in the Dunhuang Tibetan Documents of <i>Madhyamaka</i> and its Features Based on the Tibetan Collections of the French National Library and the British Library <i>Renqing Ji</i>	17
A Comparison of the Chinese and Tibetan Versions of the <i>Vimalakīrti sūtra</i> during the Tubo Period <i>Yangben Jia</i>	32
A Study of the Origin of the Ra mo che in Lhasa <i>LIU Fengqiang</i>	44
A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the Restoration of Bsam yas Monastery Based on Bshad sgra Dbang phyug rgyal po's <i>Bsam yas Annals</i> <i>Lhun grub rdo rje and CUI Yu</i>	55
A Brief Note on the Date of Daśabalaśrīmitra and his <i>Samskṛtāsamskṛtaviniścaya</i> <i>Leonard W.J. van der Kuijp</i>	67
Complementary Notes on the Biography of Jayānanda and Dkon mchog seng ge <i>NIE Hongyin</i>	74

An Annotated Translation of the Biography of the first Paṇ chen Lama Mkhas grub Dge legs dpal bzang po (1385-1438) <i>Sha bo klu rgyal and Dpa' mkhar skyid</i>	86
Overview of Research and Publications on the Paṇ chen Lamas <i>LI Ruohong</i>	126
A Study of the Thangkas in the Main Hall of the First Floor of the Baoxianglou <i>WEN Ming</i>	148
A Yak-Pattern Bronze Mirror with an Iron Handle Housed in the Yak Museum of Tibet and Related Issues <i>XUE Jiang</i>	173
A Newly Discovered Manuscript of the Biography of Bka' blon Zur khang Sri gcod tshe brtan (1766-1820) <i>Gyung drung 'gyur med</i>	190
A Study of the Author, Sources and Value of the Book <i>Weizang tuzhi</i> <i>YANG Xuedong</i>	205
A Historical Investigation of the Paris Foreign Missions Society's Early Activities of Trying to Enter Tibet in the Middle 19th Century <i>LIU Ruiyun and SUN Rui</i>	216
A Review of Several Tibetan Textbooks—and the Approaches to the Teaching of Classical Tibetan <i>MA Zhouyang</i>	243
Succession and Marriage and the Tibetan Royal Line <i>Brandon Dotson, Chinese translation by ZHANG Xu and WU Xianyun, Proofread by YANG Ming</i>	271
Tibetan Zen: Discovering a Lost Tradition <i>Sam van Schaik, Chinese translation by NIU Hong and KOU Jinhua, Proofread by ZHANG Changhong</i>	288
The Rock Art of Spiti — A General Introduction <i>John Vincent Bellezza, Chinese translation by Yongbao Zang</i>	307
Embedded in Stone — Early Buddhist Rock Art of Ladakh <i>Phun tshogs rdo rje, Chinese translation by ZHANG Zhongya</i>	332
ABSTRACTS	355

对几种外文藏文教材的评介——兼论古典藏文教学

马洲洋

内容摘要：一套良好而行之有效的古典藏文教育体系能帮助藏学界培养更多的优秀学者。理想的教材和科学的教育方法则是这一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作者结合自己在哈佛大学的藏文学习和教学经验，评介了七种常见的外文古典藏文教材，以期比较它们在藏语文教育上的优劣。显然，没有任何一种教材能覆盖整个藏语文教学的过程。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必须对不同教材进行取舍，将它们中最合适的部分与不同学习阶段的需求相配合。在课程设计上，笔者认为，有三点非常重要：一、文法教学应独立于文献阅读存在；二、在语言学视角上应遵循先印欧、后藏缅的顺序；三、在教学的侧重上，教师应将句法摆在首要位置。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若想藏语文教育上取得持续不断的成果，就必须形成一套适应学科发展要求的，并能满足最广大学生需要的科学而行之有效的培养方案。语言能力的培养是整个藏学人才培养体系的基石，对于藏学研究来说，不能熟练地掌握目标语言就好似无本之木、无源之水、无米之炊，很多研究在缺少语言基础的条件难以取得成功。

本文试图对几种国内关注较少的外文藏文教材进行评介，并结合笔者个人的藏文教学经验阐述可供我们未来选择的一些在藏文教学上可以采用的思想和方法。在传统

的教学中,藏文常常被认为是缺少文法或文法不明确的,语言习得一般来自阅读的经验积累。显然,要想在这种教育方式中高效地学习需要相当的语言禀赋,否则便会陷入瓶颈,随之而来的迷惘乃至自我怀疑难免会导致最终的放弃。新中国成立以来,大量的民族学院和大学已经培养了几代藏学领域的学者,基本形成了基于第二语言习得规律的教学系统。为了能惠及更普遍的学生群体并使之能高效进行语言习得,我们有必要在这方面继续提高,尤其是改变对文法教学的认识,而好的教材以及配套的教学安排能够极大地促进文法及文法之外语言技能的教学。这样一种对未来教学方向的思考构成了本文的出发点。限于笔者的学术领域,本文所评介的教材均围绕古典藏文展开而不涉及现代藏语口语。

在具体探讨这些教材之前,为了能更好分析其优劣,我们首先应该明确三项基本理念:

一,在过程上,相比起某种“顿门”的理念,“渐门”的教学方式更加可取。简单来说,藏文的教学,尤其是文法的教学不能一蹴而就。藏文的语言体系不可能在短时间内习得,学生对各种语法现象的明晰和熟悉也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完成。事实上,目前绝大多数现代语言的学习都强调循序渐进,各种语法要点随着时间的推移层累式地叠加在以前的知识点上,在这一过程中,学生在每一阶段都能够针对少数几个语法点进行大量练习从而产生熟练度。因此,试图在短时间内对藏文文法进行高屋建瓴的介绍而随即立即进入整篇原始文献的读取的做法并不可取。学生在这种情况下很难对各种语法现象逐个熟悉,而由此进入低效的学习状态。同样地,希冀于学生在痛苦地大量阅读原始文献后在某个时间节点“顿悟”也不现实。尽管语言学习都存在某种瓶颈期,但所谓的“顿悟”并不能同等地、一定地发生在所有学生身上。而之前的学习或许要经过极长的时期,从而降低了整体的学习效率。相比之下,阶梯次第式的学习不仅更加高效,也能持续地给予学生信心与成就感。

二,在内容上,作为学习和阅读材料的藏文文献不能偏于一门或几门,而要务必全面。相比起大量阅读某种类型的文献,阅读更多门类的文献更加重要。在目前的大多数院校的藏文学习上来看,某一学生专研一种类型文献的倾向非常严重。这主要是由两方面原因导致的:(一)受指导教师的兴趣和专业知识所限,其指导下的学生通常只能拥有阅读某一类文献的机会;(二)学生为了迅速产出学术成果,从一开始的藏文学习就仅仅专注于某一领域。诚然,上述两种原因都有其产生的客观条件,短期内难以改变,但正因如此,我们在藏文学习时应更加有意识地在追求阅读深度的同时注意阅读的广度。在笔者看来,学生应在有限时间内至少平均地获得阅读两大类文献的机会,即描述

式 (descriptive) 文献和论说式 (argumentative) 文献¹。描述式的写作方法以陈述客观事实为主, 其中往往包含着时间关系 (temporal relationship); 论说式的写作以解释、说明、阐发为主要目的, 表现的常常是作者个人的理解与观点 (尽管表现于外在的个人思想可能是基于某一内部的大传统)。虽然这两种写作方式在绝大多数文献中同时存在, 但对某一特定文本而言, 主要方面一定是二者之一。举例来说, 描述式文献包括了各类教法史 (ཚཱ་འབྱུང་)、世系史 (གདུང་རབས་)、传记 (ནམ་ཐར་)、档案文书 (ཡིག་ཆ) 以及出土社会文书等等。论说式文献则包括了注疏 (འགྲེལ་པ་)、论典 (བསྟན་བཅོས་)、宗义 (གྲུབ་མཐའ་) 乃至逐渐受到学者注意的问答类 (བཀའ་ལན་) 文献。一些密教文献因同时包含见修 (ཉལ་སྒྲིབ་) 两部分而较为特殊。正见部分总体应属论说式, 实修部分则偏向描述式。但密教文本普遍艰深, 实应在对藏文文本的各种类型均有涉猎之后再行研读。

显然, 这两种类型的文献在行文、用语、结构以及所依托的背景知识上都有巨大差异。假如学生在藏文的学习过程中接触的绝大部分是其中一种类型的文献, 那么不仅对长期的发展和研究会带来损害, 在研习同类文献时, 也会遇到某些困难, 笔者兹举一例说明。“吐蕃僧诤”是大量出现在藏文史籍和宗派源流中的一段情节。《布顿佛教史》在记载这段情节时如是叙述:

当时, 益西旺布上书藏王, 阐明亲教师 (寂护) 的密意见解, 藏王大悦, 称赞他是“我的阿闍梨”。迦玛希拉来藏后, 双方举行辩论, 藏王坐在上面, 和尚居右列, 阿闍梨居左列, 诸渐门派学人附居其后。藏王将花鬘付与阿闍梨和和尚, 颁令说: “双方开始辩论, 负者须向胜者献上花鬘, 并且不能留驻藏土”。

辩论开始, 首先和尚 (摩诃衍) 道: “行善作恶, 只能往复善恶二趣, 不能脱离轮回, 且会成为成佛之障碍, 此如黑白二云, 都能遮蔽虚空。而凡不介意, 对任何不作思维, 则可完全解脱于轮回。……”

迦玛希拉 (莲花戒) 道: “如尔所言, 所谓全不所思, 即断舍妙观察智。

1 本文所提出的这两大类的分类法毫无疑问与 William Grabe 的宏观分类法类似, 见 William Grabe, “Narrative and Expository Macro-Genres.” In *Genre in the Classroom: Multiple Perspectives*, ed. Ann M. Johns, Mahwah: Lawrence Erlbaum, 2002: 249-267。但本文所说的描述式并不完全等同于 Grabe 的叙述式 (narrative) 类型, 本文的论说式也不完全等同于 Grabe 的阐发式 (expository) 类型。如, 寺院所使用的论辩手册在本文的分类中应归入描述式, 而在 Grabe 的分类中则应归入阐发式。本文的分类或更能体现藏文文法在各种文本中的不同体现。

清净智之根本为妙观察智，故舍此智，则舍出世间智。若无妙观察智，则凡是瑜伽行者均住无分别，如果一切法都无念想，全不作意，则不能念想和作意一切修行体验觉受。……”²

即便《布顿佛教史》从总体上看属于描述类文本，但这一段的文字明显地体现了上述两种行文方式的转换。辩论开始前的背景描述与布顿总体的描述式行文保持一致，而“辩论开始”之后，行文立刻转向了论说式。和尚摩诃衍和莲花戒以及后来的益西旺布之间的问答完全可以单独抽离成另一篇针对修习次第而展开的论说式文本。除了《布顿佛教史》，“吐蕃僧诤”的这段行文转换的特色在《拔协》《娘氏宗教源流》等史籍中都基本保持一致³。如果学生仅仅习惯于描述类的行文，而对这段表述的语言、结构、内容不熟悉，那么不仅会产生释读的困难，就连基本的断句和翻译都会成为极大的障碍。相反，如果熟练掌握两种行文模式，那么不单能够解决上述问题，还能够进一步借助一定的藏语文学训练发现这段辩论在教法史中不自然的性质，产生疑问，从而深入探讨“吐蕃僧诤”的历史叙事⁴。

三，由上论述可知，与第二点紧密相连的是背景知识的积累。没有任何一门语言的学习仅限于语言本身的学习。这样的学习将是既不合理而又低效的。正如我们无法想象一名将英语作为第二语言习得的学生从未听说过莎士比亚、大本钟或独立宣言，我们同样不可能在藏文教育时让一名学生对赤松德赞、萨迦班智达或第悉·桑杰嘉措一无所知。诚然，学习古典藏文的学生一般最终的目的就是基于文本进行学术研究，因而会有意识地自主积累知识。但同时我们必须认识到，我们自身所携带的“背景书”（background

2 引文从蒲文成译文，见布顿著、蒲文成译：《布顿佛教史》，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2007：119-120。藏文原文见布顿·仁钦竹著、多吉杰博编：《布顿佛教史》（藏文），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88：188-189。

3 上述两种文本对应段落的行文转换点见德吉编：《〈拔协〉汇编》（藏文），北京：民族出版社，2009：144，“……མེ་ཏྲ་གཞི་མེད་པ་ལྟུང་གཅིག་ཅེས་བཀའ་བསྩལ་པའི་ཚེ། རེ་ལ་ན་ཤང་ན་རེ། ང་གཞི་ལ་མུ་བས་ངས་འདྲིའམ་ལན་གདབ་གསུང་།……”；娘·尼玛韦色著、恰贝·次旦平措编：《娘氏宗教源流》（藏文），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8：401，“……སྤྱི་མེ་རིགས་པ་ལ་ཁྲིམས་གྱིས་ཆད་པ་གཙོད་དོ་ཞེས་བཀའ་བསྩལ་ནི། རེ་ལ་ན་ཤང་ན་རེ། ང་གཞི་ལ་མུ་བས་ང་ཡིས་དྲི་འམ་ལན་གདབ་ཟེར་ནི།……”。

4 最出色的研究当属沈卫荣对这段历史叙事基于语文学的研究，参见沈卫荣：《西藏文献中的和尚摩诃衍及其教法——一个创造出来的传统》，载《西藏历史和佛教的语文学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234-264。又见沈卫荣：《文本与历史：藏传佛教历史叙事的形成和汉藏佛学研究的建构》前言，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8-17。

books)⁵是如此之强大，以至于我们往往倾向于将完全异质的文化现象视而不见，或用自身所沉浸的背景知识加以解释。西方世界长期将自身难以理解的西藏密教仪轨理解为“堕落了佛教”，即是这种文化霸权主义或东方主义的体现⁶。回到我们本国的学生来看，很大的问题或许就在于对西藏文明与南亚文明传统关系的认识不足。不能否认，汉藏文明的纽带自西藏文明出现之伊始就坚韧牢固，但西藏文明在形成的过程中亦汲取着南亚文明的养分。藏文文本传承的各个组成部分，从文字语法到陈述方式都带有很深的南亚文明的烙印，更勿论处于佛教背景下的历史叙事。于此，我们不妨再举《布顿佛教史》之一例。众所周知，西藏本土的传说在论及藏族起源时的经典解释是藏族源于罗刹女与猕猴种之结合。但布顿在此解释之前则有如下叙述：

关于藏地人类最初出现情况，《胜天赞释》（原注：阿闍梨喜饶果恰（智铠）所著）中讲，杰桑五子（原注：释迦族人）与十二敌军交战时，汝巴底王带领其军士一千人，乔装成妇女，逃入大雪山丛中，后逐渐繁衍为藏人。⁷

尽管我们大可不必将这一历史叙事当作历史之真实看待，但假如缺少对印度神话及史诗《摩诃婆罗多》（*Mahābhārata*）之了解，我们就难以全面欣赏这段历史叙事在教法源流中的意义。这里的南亚文化层显然已经超越了通常能够得以表现的佛教经典文献的层面，而渗透到了历史叙述之中。同样，如果缺乏相应的背景知识，我们不仅会在历史叙事的解释层面上显得手足无措，在基础的翻译和理解上也容易出现失误。上引文字的藏文原文中出现了“དག་ངན་དཔུང་ཚོགས་བཅུ་གཉིས་”之语，蒲氏将其译为“十二敌军”。从字

5 有关“背景书”的理论，参见 Umberto Eco, *Serendipities: Language & Lunacy*, trans. William Weaver,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8: 53。他生动地描写道：“十分奇妙的是，我们在旅行时事先就知道我们将要发现什么，因为过去的阅读已经告诉了我们应该发现些什么。换言之，这些背景书的影响就是，不论旅行者发现或看到了什么，他们都会将一切以这些书来进行阐发和解释。”

6 有关“想象西藏”的讨论近十几年受到广泛关注。正如唐纳德·小洛佩兹所论述的：“西藏与藏传佛教长期以来是西方想象的客体……在过去的两个世纪中，对西藏社会以及尤其是西藏宗教所作出的评价波动起伏巨大。藏传佛教时而被描绘成佛陀正法最败坏的一种变体，时而又被描绘成它最直接的传人。”见 Donald S. Lopez, *Prisoners of Shangri-La: Tibetan Buddhism and the West*,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8: 3。又见沈卫荣：《东方主义话语与西方佛教研究》，《文景》2007（4）：16-25。

7 引文从蒲文成译文，见《布顿佛教史》，2007：114；藏文原文见《布顿佛教史》（藏文），1988：180。

面上看, དཔྱ་རན 确有“敌人”之意, 但此处似将其解为 སྤྱ་རན 之讹误或通假更佳⁸。སྤྱ་རན 意即“俱卢”(kaurava), 是《摩诃婆罗多》所述俱卢之战与般度族人作战之对手。《布顿教法史》的英译者之一欧伯米勒(Eugene Obermiller)敏锐地察觉到了这一点并在注释中加以说明⁹, 但这里的文本问题却未能引起蒲氏之注意。即在漫长的文化发展史中, 无论是上述历史叙事, 还是有关莲花生、“二圣六庄严”等等的教法和传说, 都早已成为藏文文本中普遍存在的、不可或缺的文化传统。跳脱“故乡”, 走向“异乡”正是摆脱“背景书”对我们影响的重要一步。而正如上例所展示的, 良好的背景知识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让读者拥有谢尔顿·波洛克(Sheldon Pollock)所说的“三个维度的语文学”的第一、第二维度的语文学能力¹⁰。而语文学对于文本研究的重要性则不言而喻¹¹。倘若在藏文学习的同时能够接受一定的语文学基础训练, 显然会为学生将来的学术研究乃至一般的批判性思维(critical thinking)都带来巨大助益。

在明确了上述基本立场后, 我们便可逐一评价各种藏文教材对高效实现教学所能作出的贡献。本文所论及的7种教材可以依据其性质分为三类: A. 课程教材类(3种); B. 语法手册类(2种); C. 教辅读本类(2种), 列举如下([]内为初版年):

A. 课程教材类:

1. Stephen Hodge, *An Introduction to Classical Tibetan*. Bangkok: Orchid Press, 2003 [1990]. (英文, 以下简称《霍奇课本》)

2. Joe Wilson, *Translating Buddhism from Tibetan*. Ithaca: Snow Lion Publications, 1992. (英文, 以下简称《威尔森课本》)

8 在目前可见的拉萨雪和夏鲁版的《布顿佛教史》中, 此处均作 དཔྱ་རན 而非 སྤྱ་རན。但 སྤྱ་རན 并非无据可考。举例来说, 《萨迦格言》(ས་སྐྱ་ལེགས་བཤད) 之 472 颂有“སྤྱ་རན་དཔལ་ཆོག་ལ་བཟུང་ཉེས་པོ། སྤྱ་ཁེང་བྱ་ཡིས་བཙོམ་ཞེས་ཐོས།” (俱卢大军十二支, 般度诸子战胜之) 之语。虽然此处之 སྤྱ་རན 亦多有作 དཔྱ་རན 的情况, 但《格言》之注者之一玛顿确杰(དམར་རྟོན་ཆོས་བྱུལ། 1198-1259 年)曾在其注释中明言: “དེའི་ཆོ་བྱུལ་པོ་དཔྱ་རན་གྱི་སྤྱན་བཟུང་འཛིན་བྱ་སྤྱིང་གི་དཔལ་ཆོག་ལ་ལག་ལུགས་ལུགས་དང་བཙོམ་པ་དང་།” (彼时, 俱卢王弟兄百人坐拥世间大军十二支), 见 ལེགས་པར་བཤད་པ་རིན་པོ་ཆེའི་གཏིར་དང་འགྲེལ་པ། ལྟ་སྟ། བོད་ཆོས་མི་དམངས་དཔེ་སྟན་ཁང་། 1982: 176。可见, 在这一语境中无论是 སྤྱ་རན 还是 དཔྱ་རན 都只应理解成“俱卢(族)”, 从而与“般度(族)”(སྤྱ་ཁེང) 相对。

9 Eugene Obermiller, *History of Buddhism by Bu-ston, part II*, Heidelberg: In Kommission bei O. Harrassowitz, 1932: 181, 注 1211。欧伯米勒并没有可供对照校勘的版本, 但它在注释中十分肯定这里的 དཔྱ་ 讹误是由于刻板时的失误所造成的。实际上, 由上条注释可知, 由于我们在大多数尤其是较早的版本中看到的都是 དཔྱ་རན, 因此它未必就是讹误, 而很有可能是较古的写法或与 སྤྱ་རན 通假。

10 参见 Sheldon Pollock, “Philology in Three Dimensions.” *Postmedieval: A Journal of Medieval Cultural Studies* 5, no. 4, 2014: 400-402。

11 正如沈卫荣所呼吁的: “一个‘文本’, 就其时间、地点、语言和文化而言, 与我们距离越远, 我们为理解它而付出的努力就越大。在我们当今这个社会, 语文学家的工作不但十分有用, 而且不可或缺。”参见沈卫荣: 《回归语文学》,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9: 21。

3. Michael Hahn, *Textbook of Classical Literary Tibetan*. London: SOAS, 2002 [1971]. (英文, 以下简称《汉课本》)

B. 语法手册类:

1. 山口瑞凤:《チベット語文語文法》, 東京: 春秋社, 1998. (日文, 以下简称《山口手册》)

2. Peter Schwieger, *Handbuch zur Grammatik der klassichentibetischen Schriftsprache*. Halle (Saal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Tibetan and Buddhist Studies GmbH, 2009. (德文, 以下简称《史氏手册》)

C. 教辅读本类:

1. Yael Bentor, *A Classical Tibetan Reader: Selections from Renowned Works with Custom Glossaries*. Boston: Wisdom Publications, 2013. (英文, 以下简称《本特读本》)

2. Paul Hackett, *Learning Classical Tibetan: A Reader for Translating Buddhist Texts*. Boulder: Snow Lion, 2019. (英文, 以下简称《哈克特读本》)

首先让我们来看课程教材类的三种教材。课程教材意味着教材的基本结构是以课程(lesson)为基本组成单位组成的, 它应该以由易到难、由浅入深、循序渐进的方式编排。这类教材应该是我们在藏文教学中所使用的最主要的教材类型。而凡是教授语言, 必有一套正确的语言学视角, 否则便无法使学生正确理解一门语言的语法规则。这类教材中的三种正好体现了藏文教学的两种语言学视角的矛盾, 即印欧(Indo-European)与藏缅(Tibeto-Burman)视角或说屈折语(inflexional languages)与黏着语(agglutinative languages)体系以及梵文八格体系与作一通格(ergative-absolutive)体系之间的矛盾。《霍奇课本》和《威尔森课本》大体均属于前一种视角, 《汉课本》则属于后一种视角。

对于古典藏文教学而言最为棘手的一点就在于, 即便今天绝大多数语言学家均认为藏语属于典型的作一通格语言, 仍然有许多教师坚持使用类似梵文的屈折语体系进行教学。这显然不是一种愚昧之举, 而是有着它内部的逻辑。我们必须承认, 吐蕃时期为迅速翻译大量佛典, 古典藏文书面语的创制很大程度上需要依赖对梵文的模拟。传统藏族语法学家在看待藏文文法时, 亦多以梵文文法作为模板。“前古典时期”¹²的《八大

12 “前古典时期”(pre-classical period)与“古典时期”(classical period)是彼得·费尔哈根(Peter C. Verhagen)对藏文文法著作所作的时代区分。简言之, 前古典时期是对印度语法的完全受容期, “古典时期”是本土语法的创作期。此外还有“后古典时期”(post-classical period)。详见 Peter C. Verhagen, *A History of Sanskrit Grammatical Literature in Tibet*, vol. 1, Leiden: Brill, 1994: 203-217, 及 Peter C. Verhagen, *A History of Sanskrit Grammatical Literature in Tibet*, vol. 2, Leiden: Brill, 2001: 5-6, 37。

处》(གནས་བརྒྱད་ཆེན་པོ) ¹³ 等自不必论, 即便“古典时期”萨迦班智达的《入声论》也还是明确提到了八种格的用法 ¹⁴。既然古典藏文的创制本身就与这一体系相辅相成, 我们当然有理由将它作为藏文学习时的一种基础视角。事实上, 笔者认为这一体系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显得简洁、直接, 可以让学生在短时间内迅速把握名词与虚词结合时的意义。比如言及“位格”(locative), 学生即知它表示的是某一运动发生的地点; 言及“从格”(ablative), 学生即知它表示的是某一运动发生的起点。梵文的曲折体系对以印欧语为母语的学生来说很容易掌握, 对于绝大多数有着印欧语(一般是英语)学习经历的中国学生来说不是一个难以理解的对象。但作一通格语言所涉及的及物性(transitivity)、意愿性(volition 或 controllability) 和施事者(agent) 的概念在一般的语言学习上都是不容易被注意到的。

因此, 就入门学习而言, 《霍奇课本》和《威尔逊课本》应比《汉课本》更具可读性。尤其是《霍奇课本》的单元性非常强, 它以第四课教授属格, 第五课教授具格, 第九课教授从格等等。它的每课辅之以其它重要的虚词和固定结构, 如第三课介绍命令式助词, 第七课介绍否定助词, 第八课介绍 ཅན་/བཅས་པ་/ལྗན་པ་ 这样的领属式结构, 使得学生可以在每课学习重要语法点时循序渐进地积累关于常见结构的知识。从例句和习题的难度来看, 《霍奇课本》也是逐步梯次增加难度, 符合上文所说的“渐门”标准。

但不可否认, 简洁的内容常常以牺牲全面性和精确性为代价 ¹⁵。《霍奇课本》全书只有短短的十五课。因此它即便能够涵盖所有的知识点, 对许多重要的语法点也都缺少全面深入的探讨, 只是一笔带过。比如课本在论及属格助词的用法时, 列举了从 A 到 E 五种具体情况 ¹⁶, 但在笔者看来, A—D 四种情况从宏观上来说均可视作领属关系的表现, 只是具体的关系有所差别。但对于任何学生来说这一语法都不难理解。课本不厌其烦列举前四种的用例, 却没有对第五种情况进行深入讨论。而在笔者看来, 第五种 E 情况即“修饰”(qualification) 恰恰是属格助词最难理解的一点。“修饰”已经大大跳出了名词

13 杰·吉竹(ཇེ་ཁྱི་འབྲུག, 译言舌狗龙, 8 世纪末至 9 世纪初) 所著或译。本颂见《八大处本颂》(གནས་བརྒྱད་ཆེན་པོ་འདི་ཙ་ལ། 《丹珠尔》德格版 No.4350), 释论见《声论》(སྒྲུའི་བསྟན་པ་འོས། 《丹珠尔》德格版 No.4351)。

14 见萨班·贡噶坚赞:《入声论》(སྒྲུའི་འབྲུག་པ་འདི་བསྟན་པ་འོས), 《萨迦五祖全集对勘本》(藏文) 卷 16, 北京: 中国藏学出版社, 2007: 145。

15 此或一如最近出版的英文梵文教材《剑桥梵文导论》(Antonia Ruppel, *The Cambridge Introduction to Sanskri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7)。本书在描述诸多特殊规则时甚为简洁, 如讲述过去被动分词加 -ta 的构成时, 仅用一段话即一笔带过其纷繁复杂的添接规则 (Antonia Ruppel, 2017: 81-82)。学生显然难以仅仅依靠本教材即深入掌握梵文的阅读。

16 《霍奇课本》, 2003: 24-25。

与名词关系的句法，而属于分句（clause）构成的领域。在这种情况下，被修饰语的前面会出现完整的、以动名词结尾的分句。学生必须要考虑分句与被修饰语之间的关系，而这一点往往是学生所缺乏的。课本不仅未能对各种分句关系进行深入探讨，还将实际上为形容词前置的最后一例“དགའ་བའི་ཡུལ་”与前述之分句修饰关系同为一种，这无疑会进一步加深学生的困惑。此外，若论《霍奇课本》在编排上的不足之处，最突出的一点就是它全篇使用怀利转写而没有使用藏文字体。这或许是作者受梵文转写学术惯例的影响所致，但其结果却会严重影响学生的学习效率。梵文转写（尤其是 IAST 系统）之所以可行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是一种兼表形与表音的系统，学生在学习时不会有二次转换（从转写到形，再从形到音）的障碍¹⁷。使用怀利转写进行编排，不仅极大增加了学生在释读例句时的困难，同时也不利于初学者熟悉藏文字体的写法和读音。

而《霍奇课本》最大的不足或许还是在两种语言学视角上的含混不清。课本显然开宗明义试图从屈折语格位变化的角度来理解藏文¹⁸。但作者很快便意识到在解释主格（nominative）、宾格（accusative）和施事者问题上的困难。众所周知，与梵文不同，藏文主格在 ཐ་དང་པ 动词的句子中一般并不表示句子的逻辑主语，以宾格（以 ལ་དྭ་ 添接）标识直接宾语的情况亦极少。因此，作者不得不在第五课讲解具格助词时专辟一节说明施事者与意愿和非意愿动词以及直接宾语之间的关系¹⁹。但由于作者未能进一步厘清意愿性和及物性之间的复杂关系，在第六课讲授直接与间接宾语时，又将已然纠缠不清的语法点进一步复杂化：“在第一种情况下，藏文通常不使用格助词，而是仅仅将宾语和动词并置在一起²⁰。这在使用非意愿类动词时尤为如此，此时逻辑主语事实上就好像看起来跟宾语一样。”²¹作者未能讲清通格（absolutive）在 ཐ་དང་པ 和 ཐ་མི་དང་པ 动词之间的角色差异，以致将意愿动词和非意愿动词的句子结构混为一谈。由此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霍奇课本》意识到了两种视角之间的矛盾并试图寻找一种平衡以进行弥合，但很大程度上来说并不成功。

为了成功解决这种矛盾，威尔森在他的教材中做出了有益的尝试。《威尔森课本》的最大特色就是彻底放弃了作一通格的叙述模式，代之以所谓的“动词分级”

17 事实上，绝大多数梵文教材也不是以罗马转写作为主要字体编排的，而是在一段时间的转写之后慢慢转入纯天城体的文字。

18 《霍奇课本》，2003：23。

19 《霍奇课本》，2003：29-30。

20 此处的“第一种情况”说的是直接宾语不加格助词的情况。

21 《霍奇课本》，2003：35。

(classification of verbs) 模式，用以说明不同特性的动词和相应句法之间的关系。显然，威尔森在尝试套用梵文的动词分级，但他的分级与梵文语法意义上的分级完全不同。梵文的动词分级依据的是动词在屈折变化时的形态 (morphology) 规则，威尔森首要关心的却是句法 (syntax)。他将动词分为八级，将每一级动词的句法规则用格关系固定下来²²。比如，在威尔森的体系中，一级动词实际上就是系词 བླ་མ་、敬体 ལགས་ 及其否定形式 མེད་。它们被称为“主格—主格动词” (nominative—nominative verbs)，意味着其主语是主格形式，补语也是主格形式。五级动词实际上就是藏文及物动词，被称作“作格—主格动词” (agentive—nominative verbs)，意味着主语以作格形式呈现，直接宾语则表现为主格。通过这种方式，威尔森建立了一套完整自洽的语法体系。在这个体系中，我们不再需要任何对动词意愿性和及物性的分析，诸多问题如主格在表示主语上的“名不副实”被成功解决，“主格”等术语除形态上的含义之外，不再直接表示任何句法上的功能。它们的句法功能由动词的分级赋予。因此，学生不必再因两种视角的冲突而感到困惑，而能利用威尔森的动词分级体系有的放矢地进行藏文阅读和翻译。从这个角度来看，《威尔森课本》相对《霍奇课本》来说前进了一大步。而在目前可见的印欧视角课本中，《威尔森课本》也应当是最能提供教学效率的一本。

然而，纯粹的印欧视角，尤其是高度主观性 (arbitrary) 的语法建构模式使得威尔森在解释体系的细节上出现大量纰漏。威尔森人为地将大量藏文本身的语法特性用英语或其它印欧语的思维模式固定下来，导致学生很容易在认识藏文语法结构上出现偏差。最典型的例子便体现在威尔森对三、七、八级动词的叙述上。威尔森将三级动词视作主格—宾格动词 (nominative—objective verbs)，但同时又将 རྒྱུ་ (出生) 等典型的不及物动词纳入三级动词的范畴²³。然而试问 རྒྱུ་ 如何添接宾语？如果威尔森承认这里的“宾格”并不具有宾语的属性而是作为位格 (locative) 使用，那么二、三级动词就没有区别，单设一级动词并冠之以并不适用的句法名称只能使学生感到困惑。同时，威尔森认为七级动词的主语以为格 (dative) 标识，宾语以主格标识²⁴，这事实上是对藏文句法的误解。针对威尔森给出的七级动词例句 ལྗང་ལྗང་ལྗང་དགོས་།，尽管我们最终倾向将它翻译成“幼苗需要水” (Sprouts need water)，但从藏文本身的句法来看，ལྗང་ 才是真正的主语²⁵，因而字面上来说，更佳的翻译应是“对于幼苗来说，水是必要的” (Water is needed for/with regard to

22 《威尔森课本》，1992：596-611。

23 《威尔森课本》，1992：477-478。

24 《威尔森课本》，1992：289。

25 དགོས་ 是典型的非意愿不及物 བླ་མ་དགོས་ 动词，其主语只能是通格。

sprouts)。因为通常情况下作为修饰语的 ལྔ་གྲུ་ལ 可以省略²⁶，我们应当着重注意的是这个 ལྔ་གྲུ་ལ 的主谓结构而不是以 ལྔ་གྲུ་ལ 作为主语、དགོས 作为及物动词的主谓结构。这种建构是完全依托英语或汉语思维²⁷而形成的主观想法。威尔森在论述八级动词时犯了几乎完全相同的错误。八级动词实则应与二级动词合为一种，仅仅与二级动词作视作并列的两种不同理解方式而非两种不同性质的动词。内藤丘（Nathan Hill）在对保尔·哈克特（Paul Hackett）动词词典²⁸所撰写的书评中也连带对威尔森的体系进行了措辞严厉的检讨，并将威尔森的动词体系重组为作一通格的动词体系²⁹。

当然，威尔森的动词分级并不是一无是处。除了上述一、五、六级动词的有效性之外，威尔森最出色的分级当属四级动词的分级。他将四级动词称为“主格—句法[助词]动词”（nominative—syntactic verbs），意味着这类动词的基本句法形式是主语以主格标识，句中的第二个成分以所谓的“句法助词”（syntactic particles）标识³⁰。“句法助词”包括但不限于 དང、ལས、གིས 以及 ལ་དོན 助词，而常与 གྲུ་ལ、འདུལ་、དབེན་、ལྡན 等动词搭配。尽管威尔森未能从语言学的角度说明这类动词的独特性，但他的四级动词分类实际上指出了藏文文法中的一种极为独特的现象，即作为主目的斜格宾语（oblique object）结构。威尔森所谓的“句法助词”事实上是标识斜格宾语的斜格助词。限于篇幅，此处不再从语言学角度作展开说明。但需要注意的是，由于斜格助词的多样性以及斜格宾语概念的复杂性，作为主目的斜格宾语句法结构常常难以为学生所理解和掌握。《威尔森课本》对此提供了极为高效的阅读工具，使得学生可以迅速察觉 དང་ལྡན་、ལས་འདུལ་、གིས་དབེན་ 等结构之间的共性，从而有意识地利用特定的句法去翻译类似的短语。

《威尔森课本》还在教材的编排上具有一些优势。全书 500 多页的正文分成三大部分十九个章节和无数小单元。此后更附加总共 100 多页的七个篇目的附录，对前文进行不同角度的系统梳理。在每个小单元中都有大量的习题（drill），学生不仅可以循序渐进地学习，更可以获得大量重复练习的机会，增强对语言熟练度的掌握。课本使用了典

26 此处可参见《藏汉大辞典》之“དགོས་པ་”条。其中有例句“མང་པོ་མི་དགོས་”（很多是不必要的/不要很多）（张怡荪：《藏汉大辞典》，北京：民族出版社，1985：462）。这里显然省略了“ང་ལ་”（对于我来说）或类似的隐含修饰语。

27 这种思维特性归根结底是由于 SVO（主谓宾）语言的思维惯性导致的负转移（negative transfer），从 SOV（主宾谓）语言的角度来看，如日语的“水が必要だ”可以完全对应上述例句的主谓关系。

28 Paul G. Hackett, *A Tibetan Verb Lexicon: Verb Classes and Syntactic Frames*, Ithaca: Snow Lion Publications, 2003.

29 参见 Nathan W. Hill, “Compte rendu de Paul G. Hackett, *A Tibetan Verb Lexicon: Verb Classes and Syntactic Frames*.” *Revue d'Etudes Tibétaines* 6, 2004: 78-98.

30 《威尔森课本》，1992：519-524。

型的乌坚藏文字体,使得学生能够快速熟悉藏文的书写和发音,能对实际的文献阅读打好基础。我们还能注意到,书中常在单元末尾提供语法之外的相关的背景知识。如在第十章的末尾,作者单列一节,称作“佛教世界:轮回”(The Buddhist Universe: Cyclic Existence),其中系统讲述了轮回的世界观及与轮回相关的佛教名相³¹,使学生能够在学习语言的同时接受相关背景知识,实在大有助益。当然,过于细化和分散的章节和单元造成本书的单元性不足,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往往会出现“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之感。除了最后的附录之外,全书缺少系统性的梳理和复习。此外,由于全书的中心只在佛教,甚至可以说是纯粹的“文本中的佛教”,因而缺少基于藏族历史、社会、文化方面的例句和知识,成为一大缺憾。尽管如此,我们仍然应该承认《威尔森课本》以其相对完整和基本自洽的体系在所有以印欧视角写成的藏文教材中占有重要地位。

回到威尔森动词分级中所出现的矛盾和困境,它们揭示了这样一个道理:任何印欧视角对藏文文法的解释或许实用,但经不起“彻底的分析”(scrutiny)。它正如佛教义理中的“世俗谛”,在严格的检验之下会被完全地解构。如果我们想要认识藏文文法真正的内在逻辑,最终就必须回到作一通格的语言基础上,从而认识藏文文法的“圣义谛”。格桑居冕在其名著《实用藏文文法教程》中就明确强调了这一点³²。《汉课本》的德文原版初版于1971年,后多次再版,但直至1994年第六版时还尚无明确的作一通格叙述。而后得益于学界对藏语文研究的不断深入,作者麦可·汉随后重新修订,加入体系化的作一通格表述,并由乌尔里希·佩格尔(Ulrich Pagel)将其译为英文,由伦敦大学亚非学院(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于2002年出版,成为西方世界的主要教材之一。作为第一本完全以藏缅作一通格视角写成的课程式教材,它可谓是所有外文藏文教材中的里程碑式作品,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

《汉课本》全书分为20课,每课的主题性和单元性都非常强。尽管全书仅有不到200页的正文内容,但可谓是提纲挈领、纲举目张、字字珠玑。学生在每一单元都可以极为系统地学习到一整块的语法体系,非常有效地在脑海中建立自己的语法结构。这里尤其要展开说明的便是其第七课和第八课的内容。在7.4节中,汉系统叙述了藏文的格

31 《威尔森课本》,1992:173-179。

32 格桑居冕:《实用藏文文法教程》,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2004:18,“前面提到一般认为藏文的八格是按意义到形式,仿照梵文八格划分出来的。其实不然……梵语属主格/宾格对立系统的语言……藏语则属作格/通格对立格局的语言……”有趣的是,这段话在格桑先生1987年版教材的对应章节中还尚无可见。(格桑居冕:《实用藏文文法》,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87:18)显然,学界对藏语形态学的认识是逐渐深化的,尤其在90年代。这在我国又很大程度上归功于藏语言学家胡坦先生的贡献。比如,参见胡坦:《藏语语法的类型特征》,《藏学研究论丛》(第四辑),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92:72-90。

形态。他完全摒弃了梵文所带来的八格概念，代之以通格、协同格 (sociative)、在内格 (inessive)、离格 (elative) 等概念。在 7.6 “古典藏文中的作格：术语” (The Ergative in Classical Tibetan: Technical Terms) 一节中，汉详细讲述了作一通格的概念并解释了各种格助词的意义，在接下来的几节中作者亦有展开说明。这对从未接触过作一通格语言的学生来说显然具有醍醐灌顶之效。在第八课中，《汉课本》趁热打铁，展开论述了作格的意义和藏文动词与作格的联系，在谋篇布局上层级递进，环环相扣，极大增强了学生的学习效率。总而言之，《汉课本》对藏文作一通格语言特征的描述和理解应当是现有藏文教材中最为深入和透彻的。这种理解辅之以清晰、透彻、准确的语言和系统的阐述帮助学习者可以相当正确地把握古典藏文的脉动，而不至于陷入困惑和谬误之中。

《汉课本》的另一大贡献就是在课本中融入了大量的辅助技能和知识。比如，4.3 节作者提出了藏文在转写天城体梵文时所使用的基本原则。诚然，这一节实在是过于简略，以至于学生看完之后或许仍然难以理解并正确实践。但无论如何，作者至少意识到了这是实际的古典藏文阅读中必不可少的技能之一并加以叙述。而这在绝大多数藏文教材中都是缺失的。笔者在教授藏文时，常常遇到有些缺少这一技能的学生，他们在碰见 ཁ་、ཁྱ་ 等字母和 ཁྱ་ 等堆叠字母时往往感到无比错愕。在教材中加入这样一节显然难能可贵。随后的 4.5 节中，作者又以大量例句介绍了藏文的传统拼读法。此外，汉还在第 20 课系统介绍了藏文的诗律和偈颂的组织原则。不可否认，诗歌是藏文文学体裁中的重要一种，而偈颂更是无处不在。不了解它们的写作规律显然在阅读藏文时会遇到一些困难，或对其意义流于猜测。当然，由于汉语和藏语一样，使用的主要是音节律 (syllabic meter)，以汉语为母语的学生在学习时能够较为容易地理解。但由于印欧语的诗律主要是音量律 (quantitative meter)，以印欧语为母语的学生在理解藏文诗律时会产生更大的困难。因此，这样一节背景知识的确很有必要。

然而，这样一本优秀的教材却很难说是为毫无语言基础的初学者准备的。教材中所有的语法讨论都显得有些过于精微和深入，对于仅仅是学习藏文阅读而不是藏语言学的学生来说实在显得有些难以消化。针对这一点，最典型的例子或许莫过于第 11、13 课的内容。这两课的内容按照传统语法来说实际上可以合为一课，即 འདྲན་ 助词的用法。诚然，འདྲན་ 助词的用法也是千差万别，但作者毫无遗漏地将 འདྲན་ 助词的所有用法进行细分再细分，这对于一本语言教材来说似乎就有些多余了。简单来说，作者认为 འདྲན་ 助词在标识在内格、向格和终端格 (terminative) 三种，其中 ན་ 用于在内格，表示的仅仅是一种“较窄的”位格功能，འ་ 用于向格，表示的是一种“较宽的”位格功能，而终

端格 -ར 的用法则又有不同³³。尽管汉的结论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得到古典藏文文献材料的证实，但对于学习语言的学生来说，ལ་དོན 表示的是一种“较窄”还是“较宽”的位格功能对于正确理解和翻译文本来说几乎不会产生影响。作者言道：“针对 11 课中 [ལ་དོན 助词] 出现的各种功能，有两种不适用于终止格……三种格完全同时出现的情况只适用于空间、时间、目的标识和终止的情况。”³⁴ 作者论述模式显然是以个性作为普遍，以共性作为特殊。对于读者更加友好的叙述方式显然是正好相反的：先论述普遍的共性，再论述个别的例外。除此之外，我们还发现《汉课本》除习题外使用的也是完全的罗马转写而非藏文字体³⁵。而《汉课本》的习题也普遍具有相当难度。课本第 6 课首次出现藏译英的内容，即给出了“དག་དང་གཉིན་དེ་གཉིས་མེད་པའི་མི་ནི་མེད་དོ།”（不存在既无敌人也无朋友的人）这样的难句。这句中至少包括了分句修饰、词尾省略、同位语、强调助词、结尾助词 5 个语法点，对于初学者来说显然是难以驾驭的。《汉课本》的这些特点让它更像一部藏语言学教材而非藏语文教材。对于初学者而言，它的实用性事实上不如《霍奇课本》和《威尔森课本》。它更适合已经有一定藏文基础的学生或藏语言学学生使用。

《汉课本》的这种高度组织化、系统化的论述模式和深入、细微的语法分析使它具有了某些语法手册的特征。汉似乎试图在课程式教材和语法手册间取得某种平衡，以期其课本可供两种不同的读者群体使用。然而，这种“中道”反而既不能使进行课程学习的学生高效理解，又不能使希望复习和查阅的读者完全满意。《山口手册》和《史氏手册》则注意到了这种矛盾，放弃了作为课程教材的可能，专注于成为针对已经具有一定藏文阅读能力的读者的语法手册。史卫国（Peter Schwieger）在其手册的导言中明确说道：“本书不是一本教学语法书。牺牲作为一本课程教材的渐进性使得本书能够释读藏文文献中的原文例句。本书首先应该是一部易用、实用的工具书，为与古典藏文文献相关的工作而服务。因此，本书作为一本参考书简洁而全面地描述了古典藏文的语法现象。”³⁶ 的确，从长远来看，对于任何学生来说，一本好的语法参考书都必不可少。它不仅是学生在对语法点的记忆变得生疏时可以时常查阅的对象，也是可以通读，从而成为帮助学生建立个人对藏文文法系统性理解的工具。一本好的语法手册应首先力求涵盖面的完备，即是否覆盖藏文文法的所有语法现象；其次，它应该能够做到分类的自治，即其同级之各个类别应做到互斥而不相互覆盖或统属；再次，其对文法的解释应该清晰明

33 《汉课本》，2002：68，86。

34 《汉课本》，2002：86。

35 奇怪的是，《汉课本》在较早的德文版本（如 1974 和 1994 版）中使用的反而是藏文字体。

36 《史氏手册》，2009：17。

了，而不应含混不清。山口瑞凤和史卫国均为藏学领域的大家，两人尽毕生精力钻研藏文文献，而在学术生涯较晚的阶段推出藏文文法手册，显然在其中淬炼了自己数十年阅读大量藏文文本的经验与总结。这两本手册因而相当具有代表性。下文就针对二者逐一评述。

《山口手册》的内容全面、完整，分类详尽、科学可谓其最大优势。在 500 多页的正文中，山口氏收录了浩如烟海的信息。全书分为四大章，每章内部又分为若干节，每节内又分项，每项内又有三级大小语法类别。这种高度精密和系统化的分类使得全书至精至微，仅仅目录就占了 26 页之多。但《山口手册》令人惊叹的长度和复杂度并非来源于无意义的堆砌和重复。书中的分类无论从横向的同级类别还是从纵向的上下级类别来看都有机地结合在了一起，使山口氏的分类成为了门类齐全却又相互依存而形成统一的整体。我们不妨先以最上一级的四大章作为例子。这四章分别是：一、文字与正字法；二、体言词；三、用言词；四、[助]辞。藏文作为一种拼音文字，最基本的单位是字母（ཡི་གེ），字母组成字（མིང），字再组成词（ཚོགས）。词与词相互联结成句时则需要[助]辞（ཚོགས་པ་པོ་）的参与。因此，这四章的内容显然互不统属却又相互依存，共同构成完整的藏文文法。进一步，我们可以深入审视山口氏的下级分类。例如，在[助]辞一章的分类中，我们发现作者并立了第二节的“接续助辞”和第三节的“接续辞”。尽管读者乍一眼看去或许并不明白这两种助词何以要分为两类，但细读便可理解山口氏之用心。山口认为，ཁྱད་、ཡང་、ཤིང་、ཞིང་这类的连词表示了“短语、句子、段落之间积极的连接”³⁷，而 ཏེ་、དེ་、དང་这类的连词“具有消极地保证短语、句子、段落之间连接关系的功能”³⁸，因而两类不应混同。山口所言不虚，“积极”在这里表示的是助词连接的两部分之间具有相互依存和联动的关系，“消极”则意味着不存在这种关系。在这种精妙与完善的体系中，学生不仅得以有的放矢地查阅和学习，更能深入认识和厘清藏文文法中的重点和难点。《山口手册》的这一特点使它成为一部极有价值的工具书。

《山口手册》的另一特色是对日文语法概念的使用。日文与藏文在文法上有许多相似的特征（尽管未必指向历史语言学的亲缘关系），这点我们已经在前文略有所见³⁹。基于这些共通的特征而利用日文的语法概念来描述藏文的语法现象对于山口瑞凤来说可谓驾轻就熟。对于以日语为母语和精通日语的非母语读者来说，这种叙述方式也是最便于

37 《山口手册》，1998：436。

38 《山口手册》，1998：465。

39 见注 28。

理解的。然而我们必须注意，这种描述方式只是一种近似的做法，而非基于藏文文法的本来语境，因而是一把双刃剑。从好的方面来讲，它可以用日语中已有的语法现象去对应藏文的文法。最经典的例子自然当属山口对敬语的描述。日语和藏语中均有较为丰富的敬语体系。作者在第二章第一节第三项中专门讲述名词的敬语形式后，又在第三章第五节用一整节来说明动词的敬语表现形式。书中除了列出表示对方尊敬地位的敬语外，还专门讨论了表示自谦的谦让语。比如作者列举了 ལྷ 作为 ལྷ 的谦让语，正好对应日语中“申し上げる”和“言う”的区别⁴⁰，使得理解较易。英语、汉语等语言则并没有这种明确的语法现象。

但是，完全照搬日语的概念同样不可避免地会产生认知上的偏差。此处先举《山口手册》的“形容词”一节加以说明。在日语中，形容词因可以发生动词变形（conjugation）而本身可做谓词（predicator），尤其是い辅音形容词在变形时形态会发生较大变化。作者遵循日语的概念将藏文形容词划入“用言”一章，从而带来许多问题。比如，山口氏将 རྟོགས 等动词纳入了表现主语“主观主张、判断”的“心象形容词”一类⁴¹。这显然是基于上文所述 རྟོགས = 必要（ひつよう）的基础上进行的推论。诚然，“必要”在日语中属于典型的な形容词，其作谓词时尾部的词素“だ”可有多种变形。但是，上文已经明确，རྟོགས 在藏文中属于典型的非意愿不及物动词，它表示的不是“必要的”（necessary），而是“……是被需要的”（to be needed）。将这类动词作为形容词是对藏文文法本质的一种曲解。假如说这种曲解还不会在理解和翻译上带来严重偏差的话，作者使用“自动词”和“他动词”概念对藏文及物性和意愿性做出的“格义式”理解⁴²恐怕会带来更多深刻的问题。从表面上来看，藏文的 བ་མི་དང་པ་ 动词和日文的自动词，藏文的 བ་དང་པ་ 动词和日文的他动词似乎的确一拍即合，完全对应。但只要深入研究我们便会发现大量的藏文动词并不能很好地以“自动”和“他动”来区分。这里比较典型的例子当属 འཚོལ་ཉིད 和 ལྷ/མཐོང་ 两组动词⁴³。在这两组动词中，前者均为 བ་དང་པ་，后者均为 བ་མི་དང་པ་，后者均为前者的结果，似乎完全可以用“他动 / 自动”对号入座。但是在实际形态和句法上它们与日语完全不同。在第一组动词中，日语以“見つける / 見つかる”日语表述，不仅形态上有联系，句法上也完全相承：他动词的宾语为自动词的主语。但藏文的 འཚོལ་ཉིད 不仅在

40 《山口手册》，1998：223。

41 《山口手册》，1998：103。

42 《山口手册》第三章第三节、第四节。

43 འཚོལ་、ལྷ 都出现在山口的他动词分类中，ཉིད、མཐོང་ 则都出现在自动词分类中。见《山口手册》，1998：146，196，200。

形态上毫无联系，在句法上也并不相承，而是都拥有以作格标识的施事者，动作作用于同一宾语。针对第二组动词，日语的“見る/見える”似乎同样遵循“他动/自动”的形态与句法法则，但藏文的ལྟ/མཐོང不仅仍再次在形态上无联系，还同样继续拥有共同的作格施事者。一方面མཐོང因在主目结构中需要施事者而并不应翻译成“見える”，另一方面尤其重要的是，山口明确表示“他动词……行为主体因以具格助辞标识而成为行为主格……以于格助词（即ལ་དྲན）来表示在对象格上完成的动作所面向的对象，即行动、行为的补语。”⁴⁴然而，ལྟ作为一个“他动词”，其宾语却并不以通格而是以ལ་དྲན标识。这一事实显然与山口的陈述相左。学生若依日语“他动/自动”的划分去理解藏文文法，很难不出现理解上的偏差。

作者在动词特征论述上的不足显示了《山口手册》最大的缺憾——句法研究的缺失。印欧语绝大多数为屈折语。而屈折语的一大特色就是能够通过丰富的屈折变化来实现性、数、格的一致，进而准确表现各种主谓关系。这其中最极端的例子就是梵文的偈颂。在梵文的偈颂中，句子的构成理论上可以完全无视句法规则而仍被理解，这即是其独特的形态特征所带来的优势。传统的藏文文法由于模拟梵文文法而常常也是重形态，轻句法⁴⁵。《山口手册》开头即明言并不希望以传统的藏文文法的角度来进行研究⁴⁶，但无论是在编排还是在解说上它都与传统的藏文文法手册有相当多的相似之处⁴⁷。诚然，不先弄清形态就难以讲说句法。但要真正有效阅读和理解藏文文本，句法才是重中之重。它意味着在阅读中寻找正确的主谓关系，以及在发生省略（ellipsis）的情况下依然能准确把握句子结构。具体来说，它意味着认识不同性质的动词（谓词）所拥有的主目结构和句法规则。《威尔森课本》的动词分级事实上就是在这一点上的有益尝试。我们还可以在下文看到史卫国在其《史氏手册》中对藏文句法规则的精彩描述。

然而，即便有这样那样的不完美，我们仍必须承认《山口手册》是一本理想的语法手册。它内容的全面和系统，解说的详实和清晰都使它成为一部难得的教辅教材。这里

44 《山口手册》，1998：170。

45 弗曼（Ralf Vollmann）如是总结传统藏文文法：“西藏的语法论著主要是为正字法及动词的历史形态模式提供规则。这在历史时期就已经完全是低产（unproductive）的，是一种更古系统的残余。”见 Ralf Vollmann, *Descriptions of Tibetan Ergativity: A Historiographical Account*. Graz: Leykam, 2008: 71。弗曼的结论是有失偏颇的，他显然是站在现代语言学研究的角度去评价古人，而未能从西藏传统文法著作本身出发去发现它们的价值。但即便他的结论过于偏激，他对西藏传统文法特征的描述也仍然正确。

46 《山口手册》，1998：5。

47 从编排上看，《山口手册》与格桑居冕所著之藏文版《藏文文法教程》（བོད་ཀྱི་བཟང་སྤྱོད་རིག་པའི་ཁྱིམ་རྒྱུན་རབ་གསལ་མེ་མོང་）（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81）颇为相似。从解说上看，格桑居冕之教程亦是重形态，轻句法。

还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山口手册》在语料上的选择。山口先生尽力从各种原始文献中择取了丰富多样的语料来作为书中的例句，而其中又尤其以各种吐蕃时期的历史文献和石刻材料为重，因此非常适合专研吐蕃时期的学生使用。

假如说《山口手册》在句法研究上不完全令人满意，那么《史氏手册》就可谓是藏文句法的集大成之作。《史氏手册》在编排上分为七章，其中第五章“形态”(Morphologie)和第六章“句法”(Syntax)可谓是本书的核心价值所在。而在这两章中又有数个小节堪称如来之顶髻，即：5.6.1.2“及物性与意愿性”(Transitivität und Kontrollierbarkeit)、5.7“副动词”(Konverb)、6.2“句子成分”(Satzglieder)以及6.5“复合句”(Komplexer Satz)。在5.6.1.2一节中，作者详细分析了某一个动词基于及物性和意愿性分类所具有的四中可能形式⁴⁸及其相应的句子结构。这里，史卫国颇具创见地将及物性和意愿性作为两种完全不同而又同时存在于某一动词上的概念而进行讨论，避免了单一使用其中某一概念来对应藏文中的ཐད་དོད་一语。在5.7中，作者借用了阿尔泰语言中的副动词概念，将独立式助词ནས、半终止助词ཉི等、假定助词ན等所标记的动词结构全部统一概念化为副动词。这从宏观的角度大大促进了读者对于分句结构的把握，而与《汉课本》不厌其烦地遍计所执似乎正好相反。6.2“句子成分”看似多余而实则必不可少。如前所述，藏文在形态上的变化远不如印欧语丰富。但正因为如此，我们对藏文中句子成分的分析才更为重要。比如，ཉན་པར་དུ表示的到底是一个副词还是一个间接宾语？དེ་དཀྱིལ་ཞིས་表示的到底是一个表原因或工具的状态还是一个施事者？正因形态同而功能异的情况颇多，我们才更因先理清纷繁复杂的句子成分，从而更好地把握每个成分的具体表现形式。6.5节则全面探讨了复合句的各种组织方式和原则，对读者解读藏文中的长句颇有助益。

我们进一步分析可以发现，上述四个小节是相互有机结合的。从纵向来看，5.6.1.2和6.2讨论的是一个独立分句中的情况，5.7和6.5则探讨的是多个分句组成长句的情况。学生显然应该先掌握独立分句的语法规则，再将其推及至拥有多个层级分句的长句中。从横向来看，5.6.1.2讲述的是动词的形态，也就是句法的基础；而6.2展现的则是在这一动词基础上延伸出来的各种组成部分。同样，5.7的主题是基于副动词的独立分句组合，6.5则进一步研究了各种从句的组成方式。这种环环相扣的属性事实上还完全可以从全书的整体框架中呈现出来。全书首先介绍的是藏文的字音字形（第2—4章），次形态（第5章），次句法（第6章），次添接法与例证（第7章）。我们尤其应该注意的是

48 即意愿及物动词、意愿不及物动词、非意愿及物动词、非意愿不及物动词。

作者巧妙地将某些内容尽可能地从前章抽离出来而构成第7章“余篇”(Anhänge)。在传统的藏文语法教材中,添接法等内容常常出现在全书的开头。它的益处自然是使学生具有足够的基本知识去熟悉更复杂的语法现象,但它消极的一面却是常常让学生在还未深入学习语法时便已信息过载。史卫国在撰写本书时利用了极为关键的一种语言学概念,即同素异形辞(allomorph)。这一方面使其避免使用传统的具格、位格、为格等并不完全符合作一通格语言的术语⁴⁹,另一方面可以使其在最后的“余篇”再去处理这些同素异形辞的内部细节。因此,读者在使用本书时,时常会因其谋篇布局之妥善与合理而大呼爽快。

统而言之,《史氏手册》作为一本以藏缅视角写就的,以古典藏文句法为中心的语法手册,其深度、广度、可读性以及诸多洞见都使其在目前令人眼花缭乱的外文藏文教材中占据中心地位。笔者认为,它应当是目前我们能够接触到的最理想的一本语法手册。不仅如此,它所摄取的诸多语料甚至可以让它具有直接作为一本中级藏文课程教材的资格。因这些语料主要来自后弘早、中期的西藏学者的作品,对于研究这一时期的学生来说,这本手册也极具价值。殊为可惜的一点是本书除德语原版外尚无译本出版,因此即便在英语世界它所受到的关注度也颇有局限。笔者因而也衷心期待未来能有中、英文译本问世,以惠及更多的学人。

然而白玉并非无瑕,即便是这样一本典范之作同样不能说毫无提升的空间。除一些审校问题或需在未来再版时完善外⁵⁰,笔者认为本书最需重新商榷的地方即在6.5节针对复合句的阐述以及结构安排上。史氏将本节的前半划分为6.5.1“以名词短语构成”、6.5.2“以动名词构成”、6.5.3“以副动词构成”三小节。首先,笔者以为前两小节在性质上完全属于一类,因而应予以合并。我们只要稍加观察即可发现,史氏所谓的“名词性短语”(Substantivphrasen)主要讨论的是一个独立分句的动词在名词化后使整个独立分句作名词性从句或后置定语从句的情况。而所谓的“动名词”(Verbalnomina)即一个独立分句的动词在名词化后使整个独立分句作其它类型的从句的情况。由此我们不难发现这两节事实上具有一个最大公约数,即从句。从句不能独立存在,在藏文中,一个独立分句通过添加名词后缀ལ/ལ后,再加二次后缀(主、宾语从句及后置定语从句无需二次后缀)-འི/ན/ལ/-ར等虚辞的方式构成从句。因而这两节无论是“名词短语”还是“动名词”中的“名词”一词实际上指向的都是这种添加名词后缀的从句构成方式。在笔者看来,

49 史卫国代之以“བྱེད及其同素异形辞”,“ལ及其同素异形辞”等等。

50 如《史氏手册》,2009:186之例句1的译文仅对应藏文例句之前半部分而阙后半。

古典藏文中长句的构成从最宏观的层面上看只有两种方式：一、将独立分句从句化后作为长句的某一句子成分；二、将独立分句以副动词标记后作为与主句并立的分句。因此，若要与“以副动词构成复合句”这一条目并置，那么这一小节的标题只能是“以从句构成复合句”。

从上述两节的内部例证来看，每一小节内部其实列举了许多不同的语法现象，我们不应依据它们类似的形态便断言它们拥有相同的语法功能。比如，我们可举 6.5.1 的三个句子为例来进行说明：

(1) བྱད་མེད་དྲ་ནི་ཀེ་ཞེས་བྱ་བ་རབ་རྩ་དབྱུ་ཕྱོངས་པ་ཞིག་ (178, 句 1)

一个叫作达尼杰的非常贫穷的女人。

(2) མེས་ཅན་ཆད་མེད་གྲངས་མེད་དཔག་རྩ་མེད་པ་དག་ (178, 句 2)

无量、无穷、不可计数的有情。

(3) དེའི་ཡུལ་རྩ་ཆོང་དཔོན་རལ་བ་འཛིན་ཞེས་བྱ་བ་སྒྲན་པ་ནད་གསོ་བར་བྱེད་པ་ལ་མཁས་པ་ཆེའི་རིག་

བྱེད་ཡན་ལག་བརྒྱད་རྟགས་པ་ཞིག་བྱང་ངོ་། (180, 句 2)

在那个地方有一个叫作热瓦金的商人——一个精于医术，懂得阿育吠陀八种支分的医生。

例 (1) 中最后的 པ 是对形容词 རབ་རྩ་དབྱུ་ཕྱོངས (非常贫穷) 进行名词化的过程，其结果是 རབ་རྩ་དབྱུ་ཕྱོངས་པ 成为一个名词性短语“非常贫穷的人”，与 བྱད་མེད་དྲ་ནི་ཀེ་ཞེས་བྱ་བ (叫作达尼杰的女人) 构成同位语并置，此例说明的是名副其实的名词性短语，显示了名词后缀转换形容词词性的过程。例 (2) 则有不同。ཆད་མེད་གྲངས་མེད་དཔག་རྩ་མེད་པ “无量、无穷、不可计数”本身就是一个复合形容词短语，直接修饰中心词 མེས་ཅན (有情)。我们实在并不需要深究 པ 在其中的功能。即便进一步分析来看，པ 在这里并不是起到将形容词转变为名词性短语的作用，而是使动词 མེད (不存在) 定语化。这一定语与中心词的关系显然也不是同位语关系而是定语修饰关系。例 (3) 则是上述两种情况的杂糅。从最上层的结构来看，我们发现的是 ཆོང་དཔོན་རལ་བ་འཛིན་ཞེས་བྱ་བ (叫作热瓦金的商人) 和 སྒྲན་པ (医生) 的同位语并置。སྒྲན་པ 之后则有两个后置定语从句，由分别添加在动词 མཁས་པ 和 རྟགས་པ 之后构成。总之，我们或许需要重新思考 6.5 “复合句”一节中的某些论述。

上文的分析自然并不是要否定《史氏手册》不可计数的价值，而是希望揭示我们推进藏文语法研究与教材编写的可能与空间。回到之前的讨论，并结合上例，我们不难发现在古典藏文诸多简洁而趋同的形态表现下实则潜藏着绚丽多彩的不同语法功能。本文

开头论及，藏文常被认为是缺少语法的。事实上，没有任何一门语言应该是缺少乃至毫无语法可言的，否则它便不能有效地被人理解。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的东方主义语言学家时常谈及屈折语的“优”与其它语言的“劣”，这不过是一种西方本位主义罢了。最近，笔者发现劳弗（Berthold Laufer）在 20 世纪初曾对藏文有如是评论：“藏文文法的规则简单多了，但有经验的藏学家在他们的翻译中却常常违背它们。理论和实践是正相反的。”⁵¹ 这里说明的道理其实应与劳弗的结论正相反：当理论不能用通过实践检验时，那么我们反思的应该是理论本身。一个世纪过去了，我们发现的实际上是越来越复杂的藏文文法。

在评介了课程教材和语法手册这两种类型的教材之后，下面让我们来简要分析两种教辅材料，即《本特读本》和《哈克特读本》。这两部教辅在许多的理念上相对乃至截然相反。从大的层面看，《本特读本》较简，仅有约 150 页。而《哈克特读本》仅除附录外的正文就有 550 多页。这种差异并不完全是选文的数量和长度差异造成的。哈克特读本在每篇选文之后都有全文翻译、极为丰富的语法点解释以及背景知识讨论。而《本特读本》除了白录选文并在每篇选文后附词汇表之外全无别文。在选文的性质上，《本特读本》的选文几乎全是描述式文献，如《米拉日巴传记》《八十四大成就者传》等。《哈克特读本》则在除《贤愚经》《新红史》之外几乎全选论说式文献，如智友（Jñānamitra）所著之《心经注》、宗喀巴《道之三要》（ལམ་གྱི་གཙོ་བོ་རྣམ་གསུམ་）等。这些不同实际上体现了两位作者在出发点上的重大差异。本特在她读本的开头已经明言这两种出发点的不同，她的观点值得全文翻译如下：

从我个人的角度来看，语言教学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方法。其中一种认为学生在阅读些许文献之前务必先熟悉绝大多数重要的语法规则。在这一系统中学生通常学习许多不相关的句子，这些句子能够以一种合理的方式逐步阐明一个个的规则。然而这些句子通常都脱离了语境，并且常常语义极为不明。另一种方式认为语境最为重要，其它的一切都可应运而生。这是一种更为依靠直觉的方法，它依赖人类内在的本能去获取语言技能。

我的方法倾向于第二种。尽管我确信语法教学的必要，但我同样认为只有通过阅读学生才能学会如何阅读。他们需要积极地参与到学习中，并自己弄清楚这一新语言是如何运转的。他们应该通过在语境中理解句子而不是通过记

51 Berthold Laufer, “The Application of the Tibetan Sexagenary Cycle.” *T'oung Pao* 1913 (14): 569.

忆规则来实现这一点。当学生在词汇表中找到了每个词的意思之后，他们就应试图理解句子。无论是通过自己还是老师或翻译的帮助，一旦他们理解了句义，他们就能够将他们的理解以自己的方式内化。⁵²

本特所秉持的理念显然与本文开头所提出的“顿悟”模式非常相似。它要求学生在掌握基本语法后即开始阅读文献，并寻求在某一时刻建立某种对语法“不可言说”的个人理解（即本特所言之“内化”，*internalize*）。笔者在上文已经质疑了这种学习模式的有效性。“直觉”或“人类内在的本能”毫无疑问对语言习得有帮助，但这种本能显然是针对幼儿期的孩童而言。且不论母语非藏语的学生，即便是以藏语文为母语的学生在毫无训练的情况下也不可能顺利自然习得古典藏文的阅读。所谓不可言说的内化并非虚妄，但它一定只有在对规则极为熟悉和熟练的情况下才能提炼出来。所谓本能，无非是强制母语向藏文进行转移（*transfer*）。假如学生的母语从类型学上看是 SVO（主谓宾）而不是 SOV（主宾谓），那么在这一过程中几乎可以肯定会出现大量的负转移。类型学所阐述的远不止主谓宾的位置关系，而是由此而衍生的一系列基于修饰语、助词、疑问代词等等的句法镜像（*mirror image*）关系⁵³。笔者在教授美国学生古典藏文时，常有学生不自主地将“A+ 属格助词 +B”的结构翻译成“A of B”。这虽是一种初级的错误，但充分说明了负转移的严重性。《本特读本》中有一些选文颇具难度，单纯掌握基本的语法规则几乎不可能独立理解，即便依靠老师和翻译的帮助也未必能透过现象看本质，兹举下例说明：

ང་གྱི་ལྷ་རྩུབ་ནངས་པར་སློབས་འོང་བའི་དོན་ལྷ་མར་པའི་མནལ་ལམ་རྩུ་པཎ་ཆེན་ལྷ་རྩོན་ཏི་དབང་
བསྟན།⁵⁴

这一长句来自于《本特读本》节选的《米拉日巴传记》，其中的两个表时间的词 *ནངས་པ* 和 *དོན་ལྷ* 极为关键。但它们直译过来时间顺序却是矛盾的，*ནངས་པ* 译为明晨、第

52 《本特读本》，2013：2-3。

53 有关 SVO 和 SOV 类型语言的句法对应关系见 Joseph H. Greenberg, “Some Universals of Grammar with Particular Reference to the Order of Meaningful Elements.” In *Universals of Language*, ed. Joseph H. Greenberg,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1966: 73-113。由此产生的镜像关系见 Donald Smith 对英语和日语所做出的比较研究：Donald Smith, “Mirror Images in Japanese and English.” *Language* 54, no. 1, 1968: 78-122.

54 《本特读本》，2013：68。

尽管《本特读本》并未对选文做出任何的语法解释，但它每篇选文之后的词汇表可
谓是本书的精华。《哈克特读本》处处精微，却没有为选文做词汇表，因而殊为可惜。
众所周知，古典藏文的词汇并不容易掌握，这又表现在三个方面上：一、对于许多生僻
词，各种词典均未收录；二、词典多收单词，对复合词收录较少；三、一词多义的现象
在藏文中非常普遍，学生往往遇到某一词在某特定语境中的用法时，难以对词典中的诸
多含义进行取舍。词汇的困难事实上常常成为学生在初步接触藏文文献时所遇到的最大
障碍。在此，笔者认为，不应让初级学生花费过多的时间在查词上，查词的繁琐、断词
的困难、词义难定的失败感往往会重挫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因此，在每篇选文后附录完
全对应文中所出现词义的词汇表是上佳之举。这里实际上才应是语境应该发挥作用的
地方。一旦学生熟悉了每个词在特定语境下的用法，当再次遇到同样语境和相同单词时，
即可不必通过词典而明确词汇的准确翻译。学生在这种模式下记忆的并不是孤立的单词，

265

而是置于语境中的单词。汉堡大学藏学教授多吉旺秋（Dorji Wangchuk）曾对笔者言道：“最好的词典就是没有词典。”（The best dictionary is no dictionary）⁵⁶ 想要迈出这一步并不容易，而针对选文而专门制成的词汇表却可以大大使我们靠近这一目标。下面再举《本特读本》所选《米拉日巴传记》之一句为例说明：

མཚོ་རྩེ་འདི་ལ་རབ་གནས་གྱིས་ལ་རིའི་ཕྱོག་ལྷོག་པའོ།⁵⁷

此句译为“为此塔开光并置于山顶之上！”。它是在玛尔巴妻子梦中由那若巴对玛尔巴所说。其中的关键在于对 གྱིས 的理解。尽管 གྱིས 在这里与具格助词在形式上完全相同，但却是动词 བགྱིད（做）的命令式。除非学生对助词添接法足够敏感，否则无法分辨此处的 གྱིས，因词典中并不会单独给出动词的命令式。《本特读本》在这一选文后所附的词汇表中则明确给出了 གྱིས 的这种释义：“གྱིས impv. of བགྱིད་པ”。

བགྱིད 的这种命令式用法其实在藏文文献中非常常见。一旦学生练习了在这种语境下的 གྱིས，那么往后在遇到命令语气以及无法解释的具格助词时便会联想到 གྱིས 的这种用法。这是《本特读本》为我们带来的巨大助益。

《哈克特读本》大大弥补了《本特读本》所缺少的语法点及相关语文知识，它每篇选文的基本结构是：1）简短的文本背景介绍（著者、结构、文本性质等）；2）藏文正文；3）语法点及语文知识；4）选文翻译。《哈克特读本》在第三部分中最值得称道的尚不是其语法解释，而是对于特定文本类型所表现出来的语文现象的精准把握。举例而言，在智友之《心经注》一章中，哈克特专门在第三部分中分几个小点介绍了注疏（commentary）这种文本类型的诸多文本特征。如其在第4点中总体介绍了注疏所拥有的模式化结构，在第8点中解释了注疏中的设问即小词“ཞེན”的用法与意义，又在第14点中介绍注疏的释词（glossing）现象、16点中说明注疏的重述重申（paraphrased restatement）现象⁵⁸。这些注疏拥有的经院学（scholasticism）特征显然是绝大多数其它类型的藏文文献所不具有的。又哈克特在《道之三要》一章中，在第一个语法及语文知识要点便说明了阅读偈颂体文本（《道之三要》为偈颂体）与散文体文本的不同，并提出了阅读偈颂时所具有的困难和应该使用的技巧⁵⁹。哈克特的这种实践事实上与目前世界上

⁵⁶ 私人交流，2013年。

⁵⁷ 《本特读本》，2013：68。

⁵⁸ 《哈克特读本》，2019：73-74, 76-77, 80-82。

⁵⁹ 《哈克特读本》，2019：135。

流行的语言教学法——“基于文本类型的教学法”(genre-based pedagogy)非常相似⁶⁰。这种教学法重新定义了“体裁”(genre)一词,认为它在语言教学中不应仅被视作一种流派或风格,而应视为一种具有特定目的(goal-oriented)的文本(这里既可指书面文本也可指口头文本)。如人们在日常购物和念诵祷文时所使用的语言一定大不相同,各种不同的文本所使用的单词、短语、句型、语气都会千差万别。学习任何一门语言实际上核心就是学习语言的在不同情景中的功能特征。又因语文学要求对文本进行批判式的精研,这种教学法进而又与语文学的文本理论大为相关。基于以上论述,作者在编写读本时均应多加考量对不同文本特征的注解。

既然说到文本类型,那便让我们最后讨论这两部读本在宏观层面文献选择的不同。上面已经提到《本特读本》的选文几乎全为描述式,而《哈克特读本》的选文几乎全为论说式。本特在前言中已经论及了选择描述式文献的原因:“初级的学生最能从阅读叙事文本中受益。”⁶¹诚如本特所言,描述式的文本通常都在时间线索上形成连贯的语境,因而较易掌握。此外,由于描述式文本的语法结构通常较为清晰,一个句子中的限定动词的位置和类型都较易确认,它们确实较论说式文献更适合初学者阅读。但笔者同样认为论说式文献即便是在初级教学中依然不可或缺,这是由于论说式文献在各个层面上都与描述式文献大相径庭。而学生则应在学习的初期就认识到这两种不同文献类型的巨大差异,并有意识地去归纳总结由此产生的不同阅读经验。于此,正如《哈克特读本》在初级文本中所选录的,笔者认为《心经》是一部非常适合初级前半学生阅读的文本。藏译《心经》的序分和流通分属于描述式典型,而正宗分则是论说式的模范,因而兼顾两种类型。但《哈克特读本》在更高级选文的收录上几乎没有描述式文献。这当然与作者为读本所起的副标题“为翻译佛教文献而使用的读本”(A Reader for Translating Buddhist Texts)有关。然而佛教文献显然并不应等同为论说式文献,佛教化的史传往往能为我们提供大量阅读显密文本的背景信息。总而言之,笔者认为对两种类型文献的同时研读是应该贯穿古典藏文教学始终的。笔者在教授中级古典藏文课程(两学期)时,将每个学期划分为前半和后半,前半研读一种描述式文献,后半研读一种论说式。因此,

60 有关这种教学法的概览,参见 Hiram H. Maxim, “Developing Advanced Formal Language Abilities Along a Genre-Based Continuum.” In *Conceptions of L2 Grammar: Theoretical Approaches and Their Application in the L2 Classroom*, eds. Stacey L. Katz and Johanna Watzinger-Tharp, Boston: Heinle Cengage Learning, 2009: 172-188. 这种教学法最早可追溯至系统功能语言学(systematical functional linguistics)在外语教育上的应用,见 Joan Rothery, “Making Changes: Developing an Educational Linguistics.” In *Literacy and Society*, eds. Ruqaiya Hasan and Geoffrey Williams, London: Longman, 1996: 86-123.

61 《本特读本》, 2013: 1。

上学期前半：布顿·仁钦珠（བུ་སྟོན་རིན་ཆེན་གྲུབ། 1290-1364年）著《布顿教法史·教法前弘之情形》（བུ་སྟོན་ཚས་འབྱུང་བསྐྱེད་པ་ལྷ་ངར་གྱི་རྒྱལ་ཁམས།）节选。（描述式 / 教法源流类文献）

下学期前半：阿美夏·阿旺贡噶索南（ཨ་མེཤ་འཕགས་པ་དབང་ཀུན་དགའ་བསོད་ནམས། 1597-1659 年）著《萨迦世系史》（ས་སྐྱའི་གདུང་རབས་རི་མཆར་བང་མཛོད།）节选。（描述式 / 传记类文献）

最后,就古典藏文教学法而言,笔者以为,教师无论采用何种教学法都应对以下三点基本问题有足够的认识:一、在藏文教学中,文法是否应独立于文献阅读而存在;二、教学的次第为何;三、在某一次第中,各部分的详略轻重为何。本文的评介事实上已经零散地拼接出了笔者对这三个问题所持的大致观点。因此,在本文的结尾,笔者希望通过对这三个问题进行回答来阐述对藏文教学的体系性思考。

268

副动词、从句，基本可以涵盖古典藏文文法的重难点。它与整个学期的文献阅读相辅相成，并行不悖。文法教学的这种独立性因此是本文首先希望提出的。

笔者认为教学次第因遵循先印欧、后藏缅的顺序。目前的教学多以这两种视角的一种贯穿始终，这或许有失偏颇。若单纯以印欧视角教学，则学生难以窥见藏文的语言学本质，使得学生在处理高级句法与长难句时可能会陷入困境。若仅仅以藏缅视角教学，则学生在初始阶段则有可能出现理解与操作上的困难。结合两种视角的需求事实上是由藏文的本质和形成史的相互作用决定的，这在前文已有所述。学生必须对两种视角的知识兼而有之，并有意识地在脑海中划分，才能在各种翻译中游刃有余。学生应首先以印欧视角学习，这种视角注重形态与语义的关系，可以使学生迅速入门。在这一过程中，句法中的格关系应以《威尔森读本》所呈现的那种形式人为地固定下来。以印欧视角起始的另一大优势是能够使已经熟悉梵文文法的学生更快速的入门，也可以使有意学习梵文的学生为未来做好准备。在一段时间的基本学习后，教师应就开始引导学生转入藏缅的视角，将印欧的视角视作“不究竟”的。这种方法一如格鲁派之道次第，每一种更究竟的体系都建立在对下级体系的掌握和批判上。

另一重要的次第即长短句的练习顺序。教师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先让学生练习大量的独立分句，然后再练习长句。大量独立分句的练习能够让学生熟悉不同句子成分的表达方式以及由句法所体现的主目结构。随后，教师应引入副动词对分句的连接。副动词通常直接添接在分句之后，不会改变分句的原形态，在理解上掌握较易。在学生对副动词的连接方式熟悉之后，教师最后再引入对从句的分析。我们在前文看到《霍奇课本》将属格助词的名词间的领属用法与从句的构成用法一并叙述，这便不是一种较为理想的做法。自然，这一次第并不意味着学生在练习短句时不在别的练习或是文献阅读中接触长句。它意味着教师应有意识引导学生将短句练习先作为首要任务。笔者在为学生选取练习句时曾有意识观察过多种常见藏文史籍的长短句模式，比如下列五种史籍的长短句模式即可大致以从左到右，从短到长的形式排列：

《汉藏史集》(ཏཱ་བོད་ཡིག་ཚང) —— 《米拉日巴传》(མི་ལ་རས་པའི་རྣམ་ཐར) ——
《新红史》(དབ་ཐེར་དམར་པོ་གསར་མ) —— 《青史》(དབ་ཐེར་ཕྱོད་པོ) —— 《西藏王臣
记》(བོད་ཀྱི་དབ་ཐེར་དཔྱིད་ཀྱི་རྒྱལ་མའི་བླ་དབང་པོ་)

由此可见，每部文献对于学生的难度并不相同。教师即便在选择阅读文献时也应基于文本的难度考虑到文献阅读的次第。

至于语法教学的轻重问题，前文的论述已经让结论不言自明。句法的教学应远重于

形态。藏文的动词在“三时一式”之外能做出的形态变化非常有限。名词的形态变化则大部分是由动词所衍生的句法所限定的。至于各种虚词的各种细枝末节的用法，我们除了专门的语言学研究以外实则并不需要细致入微地学习。相对地，一旦学生明确了藏文中各种纷繁复杂的句法规则，那么其它的一切均可水到渠成。在此，笔者希望再次提出《史氏手册》在藏文文法新面向上的重要贡献，并期待更多类似的作品陆续出现。此外，在文法与词汇的关系上，我们应把把词汇放在次要位置。这显然不是说学生不应该记忆词汇，而是不应让学生花费过多时间在独立寻找和研究字词含义上。在这里，《本特读本》编纂专门词汇表的方式应再次获得赞赏。当学生获得了字词在某一语境中的具体含义后，他们就能高效地将这些词汇放入相应语法结构中去理解，从而既掌握了语法，又记忆了词汇。

在背景知识的传授及文本的阅读上，笔者认为引起学生对宏观模式的注意比灌输零散的知识更重要。正所谓“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一旦学生理解了各种宏观的模式之后，他们就能主动地以这些模式去获取具体的知识，研究具体的问题。回到本文开头所列的《摩诃婆罗多》在《布顿教法史》中的用例，学生在这里需要学习的并不是和 ལྷ་ཁེང 和 ལྷ་ངན 两词对应的翻译，而是南亚史诗性叙事对藏文叙事传统的巨大影响。又如《哈克特读本》对智友《心经注》所做出的文本现象的解释，我们应关注的不仅仅是智友如何去解释心经，而更是他的这种解释是如何以某种独特的藏文语言模式呈现给我们的。

自 20 世纪后期以来，藏文文献如雨后春笋般现于世人，为整个藏学研究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藏。中国的藏学研究虽然后起，但大有赶超并引领国际藏学研究潮流之势。古典藏文的掌握显然是藏文文献研究的基础，为了培养更多的人才，我们需要的是更加体系化和高效的藏文教学方法，希望本文对几种外文藏文教材的评介能对我国的藏文教师和学生有所启发。

◆ 马洲洋 哈佛大学内亚与阿尔泰学系博士候选人

ABSTRACTS

A Study of Dunhuang Manuscript P.t. 1077: A Statement of the Claim Concerning To tog's Female Slave

LU Li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In Dunhuang manuscript P.t. 1077: A statement of the claim concerning To Tog's female slave, the To Tog was Du Dudu 杜都督, the governor when the Tibetans ruled Dunhuang and his name was Do stag skyes. The manuscript can be dated to A.D. 790-820. The manuscript involves a reply statement about the ownership of a female slave between Du Dudu and Rlang khri bu, a Tibetan. The judge was the Zha che pa of the Guazhou jiedushi office. The case was first heard in Shazhou, and Du Dudu won the case, then Rlang khri bu appealed to the Guazhou jiedushi for retrial. The document reflects the way in which the Tibetans drew lessons from the Tang dynasty's legal code and sheds light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Han and Tibetan people when the Tibetans governed Dunhuang.

A Discussion of the Classification in the Dunhuang Tibetan Documents of *Madhyamaka* and its Features Based on the Tibetan Collections of the French National Library and the British Library

Renqing Ji

(Northwest Minzu University)

This paper introduces about forty Tibetan documents that are relevant to the subject of *Madhyamaka* in the collections of the Dunhuang Tibetan documents in the French National Library and the British Library. Through the examination of these manuscripts, this paper finds that there are many problems: wrong pages, missing pages, mixed pages, contents that do not correspond to previous pages etc. Nevertheless,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classifies the collections of these documents into seven categories based on a comparison with the *Tanjur*. Most of materials can be found in the *Tanjur* except the seventh type, “explanation of *Madhyamaka* texts” (*Dbu ma'i gzhung bshad*). Few materials bear different translations from that in the *Tanjur* such as the *Yi ge brgya pa zhes bya ba'i rab du byed pa tshig le'ur byas pa*, *Yi ge brgya pa'i rab du byed pa rnam par bshad pa*, and the *Dbu ma rtsa ba'i 'grel pa ga las 'jigs med*.

A Comparison of the Chinese and Tibetan Versions of the *Vimalakīrti sūtra* during the Tubo Period

Yangben Jia

(Northwest Minzu University)

When the Tibetans governed the Silk Road, the *Vimalakīrti sūtra* was widely copied in Tibetan and Chinese. The *sūtra* contained in the *Kanjur* corresponds to the Tibetan manuscripts found in Dunhuang and corresponds to the three Chinese translations by Zhiqian, Kumārajīva and Xuanzang in terms of chapters and content.

A Study of the Origin of the Ra mo che in Lhasa

LIU Fengqiang

(Xizang Minzu University)

According to Tibetan legends, the Ra mo che temple was built by Princess Wencheng. This statement had far-reaching influences, but it was based on a misunderstanding. According to the evidence of historical records in Chinese and Tibetan, the Ra mo che was originally a palace built by Srong btsan sgam po for Princess Wencheng. Wencheng expanded it later to dedicate the statue of Śākyamuni. After the death of Wencheng, the Han Chinese monks lived there for a long time, and it gradually evolved into a temple. In the Ming Dynasty, Altan Khan had statues of the Buddha built that imitated the twelve-year-old Śākyamuni image in the Ra mo che and built a temple for the worship of the statue. The Mongol term for temple is *joo* and is derived from *jo bo* and reflects the name of the eight-year-old Śākyamuni-Jo bo statue. The character *zhao* in the name of the Xiaozhao temple in Chinese is derived from Mongol via Manchu in the early Qing Dynasty. Thus the name of the Xiaozhao Temple and its origins reflect the close historical exchange among Tibetan, Mongolian, Chinese, and Manchu cultures.

A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the Restoration of Bsam yas Monastery Based on Bshad sgra Dbang phyug rgyal po's *Bsam yas Annals*

Lhun grub rdo rje and CUI Yu

(Yunnan Minzu University)

Bsam yas was the first Buddhist monastery built in Tibet under the patronage of King Khri srong lde btsan. The monastery was modeled on the design of the Odantapuri monastery of ancient India. It occupies an important position in the history of Tibetan architecture.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a severe fire in 1816 and an earthquake in 1847 destroyed most parts of the monastery. Two ministers (*bka' blon*) from the Bshad sgra family presided over the restoration work. Bshad sgra Dbang phyug rgyal po (1795-1864) wrote a work titled *Lugs gsum mi 'gyur lhun gyis grub pa'i gtsug lag khang rten dang brten par bcas pa legs gso'i sri zhu ji ltar bsgrubs pa'i tshul gyi khyad par brjod pa'i dkar chag skal bzang dad pa'i sgo 'byed* (abbreviation: *Bsam yas Annals*), which records the detailed process of the restoration of Bsam yas monastery. The Bshad sgra family received a great reputation for their important contribution to the protection and restoration of Bsam yas and other ancient places.

对十力吉祥友及其《有为无为抉择》时代的简注

范德康

(哈佛大学)

十力吉祥友(Daśabalaśrīmitra)以其长篇论著《有为无为抉择》(*Samskṛtāsamskṛtaviniścaya*)而颇为闻名,但他的大致年代却一直不太明确。如今发现他著作中的一些的简短段落涉及到克什米尔学者释迦室利贤(Śākyaśrībhadra, 1127-1225年)的生平,在某种程度上揭示了这位学者的活跃时期。

拶也阿难捺和贡却僧格生平考补

聂鸿音

(四川师范大学)

拶也阿难捺是克什米尔人,贡却僧格是一名藏族喇嘛,他们于12世纪下半叶进入西夏。藏文史书简要记载了其生平,但没有记载他们在西夏的具体传教活动。本文旨在考察他们所传的教法,以便窥见藏传密法在党项王廷的地位,其间首次尝试把贡却僧格勘同西夏文献里的经师宝狮子。考察证明党项王廷对显教经书的兴趣远大于密教修行法。

An Annotated Translation of the Biography of the first Paṇ chen Lama Mkhas grub Dge legs dpal bzang po (1385-1438)

Sha bo klu rgyal and Dpa' mkhar skyid

(Southwest Minzu University)

Mkhas grub was one of the disciples of the Tsong kha pa and is considered the first Paṇ chen Lama. There is a voluminous literature about his life, including more than ten biographies. Among them, the biographies written by Se ra Rje btsun Chos kyi rgyal mtshan (1469-1544) and Yongs 'dzin Ye shes rgyal

mtshan (1713-1793) exercised a profound influence on later generations. Therefore, in this paper, the latter is given an annotated Chinese translation. It also includes a description of the main features of this biography and corrects some mistranslations in presently existing Chinese translations.

Overview of Research and Publications on the Paṇ chen Lamas

LI Ruohong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In this introductory summary and analysis of publications on the Paṇ chen Lamas in China and elsewhere, the author makes an effort to combine and annotate papers and monographs published in the past few decades on the topic to illustrate the landscape of the narrowly focused and widely scattered studies of the Paṇ chen Lamas. With a comparatively detailed narrative on the readily available publications, this paper is an attempt to provide a reference and point of departure for future research undertakings on the Paṇ chen Lamas from broader and more diverse academic perspectives with the support of the further opening and availability of first-hand historical documents and archival materials in Tibetan and other languages.

A Study of the Thangkas in the Main Hall of the First Floor of the Baoxianglou

WEN Ming

(The Palace Museum)

The Baoxianglou 宝相楼, Building for Images of Buddhas, that is located in the garden of the Cininggong 慈宁宫, was built in the Jiajing period of the Ming Dynasty. It was originally the east side hall of the Xianruoguan 咸若馆 and it was changed to the current construction in the 30th year of Qianlong (1765) to become one of the eight "Buddha buildings in six-sections" 六品佛楼 in the Qianlong period. It was officially named *baoxianglou* in the 37th year of Qianlong (1772). A set of thirteen thangkas was hung in the main hall of the first floor of Baoxianglou. According to the *Archives of Handicraft Works*, these thangkas were painted in the 31st year of Qianlong (1766). Although the original placement of the thangkas has been lost, according to three precious photographs that were taken in 1957, combined with the inscriptions on the back of the thangkas, this paper attempts to restore their original hanging order. Furthermore,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rules and reasons of the sequence and layout of Arhats in the Qianlong period and compares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of thangkas in the eight "Buddha building

in six-sections".

A Yak-Pattern Bronze Mirror with an Iron Handle Housed in the Yak Museum of Tibet and Related Issues

XUE Jiang

(Ph.D of Central Academy of Fine Arts, the Yak Museum of Tibet)

Focusing on the yak pattern bronze mirror with an iron handle that is housed in the Yak Museum of Tibet, this paper presents a comparative study of similar mirrors that were previously found in Tibet and her peripheral regions, as well as earlier domestic and foreign collections of this kind in terms of pattern design, shape, material and manufacturing techniques. It is speculated that the age of this Tibetan bronze mirror with a handle roughly dates from the late Neolithic Age to the end of the Western Han Dynasty. Its shape is influenced by the bronze mirror with a handle of the Eurasian grassland, and the decorative pattern has more local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It is an important example of the occurrence and development of early Bronze Culture in Tibet under the integration of multi-cultural influences.

A Newly Discovered Manuscript of the Biography of Bka' blon Zur khang Sri gcod tshe brtan (1766-1820)

Gyung drung 'gyur med

(Management Committee of Liuwu New District, Lhasa)

This article is an analysis of a recently discovered manuscript in Guide County, Qinghai Province. It records the biography of the famous nobleman and Bka' blon Zur khang Sri gcod tshe brtan (1766-1820). The biography contains two sections. The first is an autobiography, and the second is a posthumous extension of the biographical narrative by his family's descendants. The biography covers the entire life of Zur khang Sri gcod tshe brtan, including his entering government service at the end of the 18th century, his promotion to the position of Bka' blon, his being stationed at the border, his resignation from his position, becoming a monk, and his passing. Besides his political career, the text narrates his personal religious life and social experiences.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the history of the Zur khang family and Sri gcod tshe brtan's life while examining the historical context of Tibet during the Qing dynasty.

A Study of the Author, Sources and Value of the Book *Weizang tuzhi*

YANG Xuedong

(Xizang Minzu University)

According to the foreword by Zhou Qi 周琦, the authors of the book *Weizang tuzhi* 卫藏图识 were Ma Yang 马扬 and Sheng Shengzu 盛绳祖. Its authorship by Ma Jie 马揭 and Sheng Shengzu is wrong. In term of the content, the part of *Fanmin zhonglei tu* 番民种类图 of the *Weizang tuzhi* was compiled from the *Huang Qing Zhigongtu* 皇清职贡图 and the source of the *Chengzhantu* is unidentified. The two volumes of the *Shilue* 识略 mainly compiled from the *Xizang zhi* 西藏志. The book mainly copied the *Xizang zhi* and inserted some characters from other books with slight additions and adaptations. The proper selection of materials and reasonable layout made the *Weizang tuzhi* famous and was frequently quoted in later works of Tibetan studies in Qing dynasty. It has also been translated into Russian, French, and English languages.

A Historical Investigation of the Paris Foreign Missions Society's Early Activities of Trying to Enter Tibet in the Middle 19th Century

LIU Ruiyun and SUN Rui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Cultures, Sichuan University)

From 1849 to 1852, the Paris Foreign Missions Society actively prepared and twice tried to enter Tibet via Bhutan to preach Christianity in Tibet from South Asia. At that time, the strong expansion of British Indian colonial forces to the north of the Indian subcontinent and the ensuing wars affected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people's livelihood in the areas near Tibet and led to their stagnation. As a result, the hostility and resistance of the local officials and people towards the western world came to be deeply rooted in their minds. Thus, the early activities of the Paris Foreign Missions Society of trying to enter Tibet through Bhutan encountered unprecedented resistance and ended in failure.

A Review of Several Tibetan Textbooks — and the Approaches to the Teaching of Classical Tibetan

MA Zhouyang

(Ph.D Candidate, Harvard University)

A fine and efficient educational framework of Classical Tibetan can provide the circle of Tibetan Studies with many more proficient prospective scholars. Ideal textbooks and equitable educational approaches are essential components of this framework. This article reviews seven common textbooks of Classical Tibetan and compares their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for Tibetan language learning. Of course, no single textbook can cover the entire course of Tibetan language learning. The teacher is supposed to choose between different textbooks during teaching and single out the most appropriate pieces from them to pair with various learning phases. In terms of course design, there are three important points. First, teaching grammar should be done independent of the reading of texts. Second, from a linguistic perspective, the teacher should follow the order in which the Tibeto-Burman perspective proceeds after the Indo-Tibetan one. Third, the teacher should hold the teaching of syntax as primary.

Succession and Marriage and the Tibetan Royal Line

Brandon Dotson¹, Chinese translation by ZHANG Xu² and WU Xianyun³,

Proofread by YANG Ming⁴

(1. Georgetown University; 2. Hebei University; 3.4. Southwest Minzu University)

Based on the *Old Tibetan Annals* and other Old Tibetan sources, it is evident that the succession from one emperor to another was not as simple and clear as what one finds in the transmitted lists of Tibetan emperors. The Tibetan emperor was at the center of a vast network of brothers, half-brothers, maternal relatives known as *zhang*, and royal grandmothers, mothers, aunts, sisters, and daughters who acted as important agents in Tibet's relations with vassal kingdoms such as the Tuyuhun and also with foreign kingdoms such as the Türgiś. These ties of kinship between the emperor and his patrilateral and matrilinear relatives involved both partnership and conflict, and the Tibetan empire developed processes to reduce the danger posed by rival brothers and half-brothers on the one side, and to reduce the threat that an emperor might face, especially in his youth, from his mother's clan on the other side. Inversely, an important strategy for absorbing a foreign kingdom into the Tibetan Empire was not only to send a Tibetan princess to a vassal ruler in dynastic marriage, but to ensure that she gave birth to the heir to that vassal kingdom's throne. By the same token, no foreign princess was ever allowed to serve as the chief

queen of Tibet or to give birth to a Tibetan crown prince.

Tibetan Zen: Discovering a Lost Tradition

Sam van Schaik¹, Chinese translation by NIU Hong² and KOU Jinhua³,

Proofread by ZHANG Changhong⁴

(1. The British Library; 2. 3.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4. Sichuan University)

As the introduction to Sam van Schaik's book *Tibetan Zen*, the chapter examined a lost Buddhist tradition —Tibetan Chan, which was censured in Tibet and forgotten in Central China. To approach the Tibetan Chan manuscripts, our reading of texts should happen without discarding the physical manuscript, which means seeing all texts as practices. The Tibetan and Chinese Chan manuscripts from Dunhuang present an inclusive and evolving situation during the ninth and tenth centuries, bringing together most of what had gone before. It is likely that Chan teachers played a role in the Tibetan assimilation of Buddhism during the period when Buddhism was adopted as the imperial religion from the second half of the eighth century to the first half of the ninth. Moheyan, the Chan master who remained well known in Tibet was the representative of “instantaneous” approach; However the discovery of Dunhuang manuscripts allows us to reconsider the result and the way of the so-called “Bsam yas debate”. The accounts of the Tibetan historical sources, such as the *Testimony of Ba* might have limited documentary value. It seems that Chan texts and practices were being transmitted as late as the thirteenth century. Both the Chan in Tibet and Dunhuang, just as those Chan traditions in other places of China, were part of a local tradition.

The Rock Art of Spiti — A General Introduction

John Vincent Bellezza¹, Chinese translation by Yongbao Zang²

(1. University of Virginia; 2. Qinghai Minzu University)

The rock art of Spiti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the study of the cultural history of the western part of the Tibetan plateau. Based on a comprehensive survey conducted in 2015, the author documented most of the ancient rock carvings and paintings in Spiti. This article reviews the locational characteristics, contents, frequencies of occurrence, and chronology of this rock art. The work also makes some cultural and historical observations and raises conservation issues concerning rock art sites in Spiti.

Embedded in Stone — Early Buddhist Rock Art of Ladakh

Phun tshogs rdo rje¹, Chinese translation by ZHANG Zhongya²

(1. Independent Scholar; 2. Tibetan Culture Museum at China Tibetology Research Center)

Limited information is available on the history of Buddhist art in Ladakh, the early rock sculptures and inscriptions can throw some light on early art-historical aspects of the region. This article presented the rock carvings which are grouped into several geographical areas of Kargil, Leh and Nubra. These were surveyed and documented by the author during the years 2001-2008. Based on these materials, the author made a detailed comparison with Kashmiri metal sculptures of the ninth to twelfth centuries that are important for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cultural history of Ladakh and her neighboring regions.

JOURNAL OF TIBETOLOGY (VOL.24)

Edited by

Center for Tibetan Studies of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China

ISBN 978-7-5211-0356-4

First Published in June 2021

China Tibetology Publishing House
Beijing,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藏学学刊. 第 24 辑 / 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编.

—北京: 中国藏学出版社, 2021.6

ISBN 978-7-5211-0356-4

I. ①藏… II. ①四… III. ①藏学—文集 IV. ①K281.4-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21) 第 223899 号

藏学学刊 [第 24 辑]

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 主编

责任编辑 张荣德

藏文审校 周加克

装帧设计 翟跃飞

出版发行 中国藏学出版社

印 刷 中国电影出版社印刷厂

版 次 2021 年 6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16

字 数 440 千字

印 张 23.5

定 价 95.00 元

书 号 ISBN 978-7-5211-0356-4

图书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联系

E-mail: dfhw64892902@126.com 电话: 010-64892902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